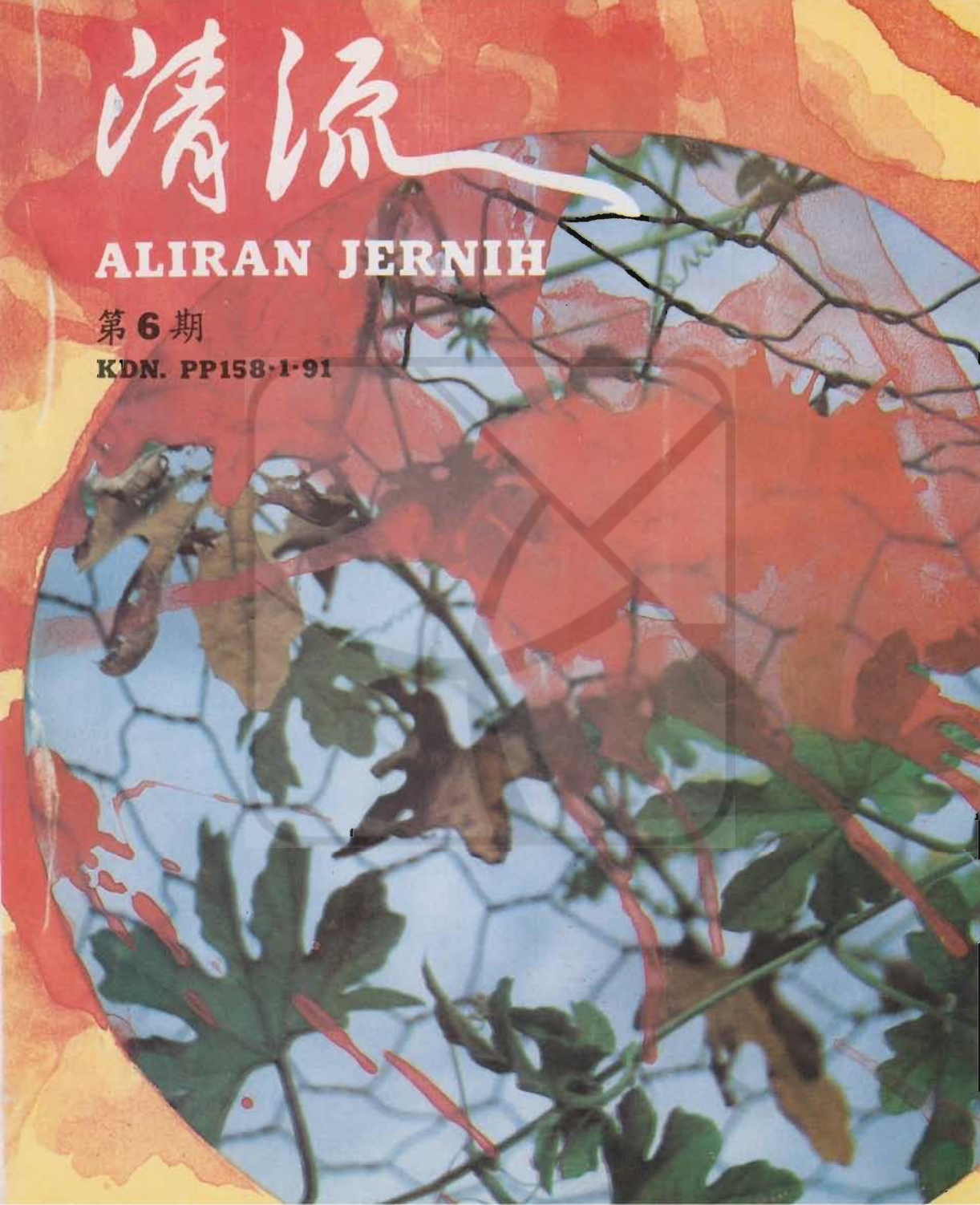


清流

ALIRAN JERNIH

第6期

KDN. PP158-1-91



身如玄鶴影步躡白雲峰高
揖重霄日低迎步壑松鐘聲
隨客遠山色帶煙濃一路飛
花雨渾然世外踪登瀛窟洞後山

辛未初春 張英傑



清流

張英傑題

雙月刊 · 第6期
1·3·1991 出版

出版及发行：霹靂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承印者：理想印务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主 编：陈有明
编 委：黄戈二、一介
田舟

美术编辑：许崔冰
校 对：紫梦羚
督 印：驼 铃

出版日期：1990年3月1日创刊

出版准证：PP158/1/91

售 价：每本马币2元

目錄

封面设计：叶兆熊

封二诗作：张英杰

○評介

- | | | |
|----|--------------------------|------|
| 4 | 抗战作家金枝芒一点迴响 | △张毅之 |
| 6 | 岩下清谈——“文学无用”论 | △渔樵 |
| 8 | 论中国现代诗系列之一
——中国现代诗的危机 | △周瑟瑟 |
| 10 | 儿童写的诗 | △怀鹰 |
| 14 | 记萧遥天 | △黄梅雨 |
| 47 | 张英杰简介 | |
| 50 | 沙特简介 | |

○小說

- | | | |
|----|------|---------------|
| 16 | 老招牌 | △洪祖秋 |
| 44 | 金牌得主 | △东瑞 |
| 51 | 墙 | △沙特著
△温祥英译 |

○散文

- | | | |
|----|---|-----|
| 11 | 怀念我的母亲宋敏如 | △钦鸿 |
| 28 | 学琴与写作 | △碧枝 |
| 30 | 长廊过客——
(一)喜种木瓜的老奶奶
(二)劫后余生的护士
(三)遗下钱袋的印妇
(四)从森林来的人
(五)行着进来，抬着出去的人
(六)一孝顺儿 | △羔羊 |
| 36 | 望断天涯路——悼亡母 | △过客 |
| 37 | 海 | △格游 |
| 38 | 狮城寄简——致柔密欧·郑 | △林琼 |

39	枫叶深情	△刘晓翔
40	笑面人	△于青
41	昔日的一段情	△黄紫欣
42	黛绿年华不是梦	△苏建屹
43	等	△小爱

○ 詩歌

7	蛹之梦	△杨贻思
8	鹰	△因心
13	都门组曲——累	△枫华
15	西湖	△怀鹰
26	海的耳朵	△黄碧云
20	网	△茈萋
27	太平湖八景之二 ——翠臂擒波	△黄奕山
35	安老院	△叶明
	<u>下霹雳十三青年团主办“中秋诗歌创作比赛”</u>	
	<u>中学组优胜作品</u>	
48	中秋夜（第一名）	△小浪
49	驱元（第二名）	△傅集成
49	中秋感怀三首（第三名）	△吴岫莲
62	为什么没有人部我看京戏	△木蝶

○ 翻譯

63	Tanah（地）	△阿历作
		△白鸥译
65	译文补遗	
66	“编者·作者·读者”的话	
68	稿约·订约单	
	（本期另付一份“读者意见调查问卷”）	

抗戰作家

金枝芒



· 一點迴响 ·

張毅之

“编史难，撰史更难”。前人的对史方面的经验启示了我们，但是，大马的马华史，历经了日军南侵的三年零八个月，许多马华作家的著作随而散失，在光复后虽有追索搜集，一些作者战前的作品仍然阙如。同时战前之马华作家，大多都未将作品汇集出书，导致战后有心研究马华作者著作历史，大费周章。

金枝芒就是在上述情况下，迄今尚未能将其战前战后各作品作一完整之窥探，撰写他个人有关之资料无疑是一种摸索的工作。

当我发表了几篇有关金枝芒在马华抗战文学方面的文稿，尚未进行接触他家属任何成员之际。1990年五月三十日（即农历岁次庚午年五月初七日）的翌日在报刊上，突然刊登了金枝芒先生德配周文琴老师逝世的讯息。

我过去以为只要能有机缘拜会周老师的话，相信对于探讨金枝芒的写作历史等方面资料，一定会多少可以证实，多少可有一个交待。

殊不知，周文琴老师的逝世，无形中更使我觉得难过与无奈，尤其是研究金枝芒的生平与抗战文学的过程，不免有“难上加难”的感慨！

我在“清流”第二期刊（1·5·1990出版）发表了“抗战文学作家金枝芒”，这一篇文稿终于获得了“回响”。中国江苏省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编辑钦鸿先生突然阅读了该文后，给我一封诚挚的来信，他极愿意从中帮助我，盖因他是道地上海人。金枝芒的媳妇梅秀群亦居住在上海，可通过了他不时回返上海之便，登门拜访，因之，我将梅女士的地址，以及我请示梅女士当天的十个问题，急忙将信函寄至钦鸿先生处，经过了她的奔走五次，终于我又获悉了一些资料。

金枝芒先生是江苏常熟人，大约是1912年生，1988年1月28日逝世，享寿是七十有六。他在中

国受教育，大学毕业后与妻子周文琴一同来马。当时离家时大儿仅两个月，故此梅秀群的丈夫一切印象很不清楚。

不过，金枝芒先生伉俪出国时间，是1936年，中日战争卢沟桥事件是发生在1937年7月7日，如果依据拙作所记，1948年被马当局遣送回中国，那么金枝芒逗留在大马这个国家，前后共十一年的光景。他在1936年至1942年尾，在吡叻州督亚冷同汉学校服务了七年时间，这一段时期，也是金枝芒从事抗战文学著作最丰盛的时候。大马光复后，他弃教投入报界服务，在吉隆坡民声报担任编辑，直至1948年遣送回中国为止。

至於他在大马期间，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陈家康，家鸿，女儿陈薇薇，除小儿外皆都成家立业）。至於大儿周承赞，现年五十四岁一路来蛰居上海。

金枝芒从1948年回到中国，1961年回返上海，后赴北京工作，1988年元月廿八日逝世于北京，骨灰也安放在北京。

金枝芒回返中国，一直从事什么工作或职业未详，不过，他先后都在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与国都北京，相信他工作岗位是文教组方面，惟未有明朗交待。

上述各项资料，全拜钦鸿先生之五次前赴上海与梅秀群女士晤谈了半小时，故未能将其他问题尽予以答覆。另一方面金枝芒在大马的事情，在上海的家人也未知晓清楚，不过，我估计金枝芒乃江苏籍贯一事不幸言中，至於在中国何家大学毕业有待查考。

钦鸿先生认为，金枝芒先生在抗战文学方面之成就，是值得后人纪念的一位文坛前辈，只可惜留下的材料太少，他建议大马研究马华史的作者，尽可能搜集他在大马曾发表的作品，将它们结集起来出版，以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这是与笔者有同感的地方。这一份工作也是具有意义与价值的。在此，此次为文，非常感谢钦鸿先生之关注帮忙，希望从事马华文学史工作的写作人，共同为史实多作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一九九一年元月二日于抚松斋



中国教育家叶圣陶在三十年来曾经高唱“文学无用”论，他说：

“出一本小说集子，看的也是写小说的人，或是准备写小说的人。说得宽一点，总是广大群众中间，最少最少的一群。谁没落了，谁升起了，都是这最少最少的一群中间的事，圈子以外全然不知道。这与书家写字，画家作画有什么两样？所以，要讲功利，写小说不如说书、唱戏、演电影、写通俗唱本、画连环图！”

叶先生这番牢骚话，虽然是在三十年代所发，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这话仍然还管用哩！

今天的中国，文盲情况仍然严重，过去虽然曾经号召人民“不当睁眼瞎，脱掉文盲帽”，然而，十年文革，扫盲倒退，加上近年来经济开放，腐败现象丛生，社会逐渐以金钱挂帅，教授作家的待遇，比不上摆地摊的个体户，形成“有文化的挣小钱，没文化的赚大钱”的怪现象，於是，“文学无用论”又再重新浮现矣！

马新两国方面，由

岩下清談



“文学无用”论

●漁樵

於华语华文並非国家教育主流，虽然一般上教育普及，文盲率低，但，除了华文报章还算是一纸风行之外，其他华文书籍及文艺刊物的销路，可说是“惨不忍睹”，这可从一些作家因自费出书，而搞到血本无归的实例中，获得证明。

钻牛角尖的大专学生及为考试而日夜恶补的中学生不必说，单以每天“偷得半日闲”的教师来说吧！有些教师连报纸也是随便翻翻，看看几条头条新闻和本身钟意的几版，便算大报看完了。至於副刊上的散文、小说、和新诗，才懒得去欣赏呢！

要求他们订阅文艺刊物，或是购买什么新书，总是推三推四，理由一大箩箩；但是，如果是“安威”、“纽顿”、或A M C等直销产品样本，哗！就好像是打上一支兴奋剂，大家兴高采烈地拿着新产品来互相观摩，津津乐道，不到成交不罢休矣！

身为知识份子的教师，如果不重视文学作品的话，又如何去鼓励其他阶层人士来关心文艺，来推动文学发展呢？

叶圣陶先生当年眼看中国文盲普遍，读书风气低落，才大发“文学无用论”的牢骚。实际上，叶先生是个脚踏实地的文学家，他当编辑，写童话《稻草人》，写小说《倪焕之》，跟夏丐尊合编《文心》、

《阅读与写作》。又跟朱自清合编《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旨在培养学生读书风气，鼓励青年阅读写作，希望爱好文学的人能够与日俱增，能够在广大群众中间，占最多最多的一群，最终能达到他所期望的“文学有用论”的最大理想。

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南岛叶绍钧”，但叶先生主张“文学有用”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觉得，全马中小学教师和文艺工作者，可以在这方面扮演

重要的角色。

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华文老师，有必要进一步充实本身的文学修养，师生提倡蓬勃的读书风气，尽量鼓励学生勤于写作投稿，对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从学生时代便养成“一日爱文学，终身爱文学”的崇高志向！

老师是学生的明灯，老师的金玉良言，常常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因此，努力栽培更多爱好文学的新生代，是华文老师责无旁贷的重大任务。

至於文艺工作者，

除了从事严肃的文学创作之外，还要共同开拓更多更广阔的文艺园地，好让有心人勤力耕耘，好让新生代磨炼他们的笔尖，好让更多的群众前来吸取清新健康的空气！

当教育普及、读书风气鼎盛、文艺刊物茁壮成长、写作人才辈出、以及新书涌现并且销路奇佳的时候，便是文学发挥最高功能。便是“文学有用论”的具体表现，让我们默默企盼。马华文坛终会有那么的一天！



蛹之夢



响往斑斓
盼望彩衣
渴求双翼

作茧自缚
以酿酒的秘方
隐藏一个梦

为了飞的诱惑
为了生命是一场美丽
遂密密包封
待一个黄道吉日
破茧
而出

化为蝶
展开另一场美丽
追逐另一场梦

这个梦
何其长
何其短
却是一生的故事

楊貽思

。論中國現代詩
系列之一。

鷹

总想独揽这片沉郁的天空
总还覬覦又覬覦
视野外的广袤丰腴

赤色羽翼盘旋下
是圣地
也是禁地
而当疯狂扑杀
自由鸣唱的异类
是理性
还是兽性

正义只应衔在尖曲的喙
公理只应藏身锋锐的爪
族谱里只容许记载
暴力 干预

尽管努力地又刷又舐
又舐又刷
依然刷不净舐不干
这一身腥膻



因心

中國現代詩的

危機

周瑟瑟（中國）

“每每令训诫者尴尬，规范者难堪”是现代诗最明显的标志，在现实文化环境中，它某个时期直接指向了艺术断裂深渊。

出现现代诗的危机，主要是没有可能的文化背景，这是一个还要在危机中实践的难题。

可能的文化背景和现代诗的同构力。当然应该打击传统中腐朽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现代派诗人却只渴望有这样一个神话式的奇迹：“传统站在悬崖上／一些人站在传统上”（北京老木《对话》）。事实证明，结果恰恰是他们自己作了这种自由观念的牺牲品。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五·四精神至新时期现代派诗人已经彻底失落，现代诗一度自贱为“帮闲”的地位。

中国现代诗最早出现的危机是迫切追寻哲学精神的危机。大部分现代派诗人意识到哲学精神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灵魂居所，同时现代技术的发展对现代派诗人的生存世界造成必须突破的危害。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到在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去的“神”的踪迹，对于现代派诗人则是要求他们具备哲学精神指示的诗性。我们的现代派诗人却很少具备这一点，他们基本上是在笨拙地模仿波德莱尔、里尔克、艾略特那些大师的作品。艾略特《荒原》精神沙漠中的居民，即“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制成标本的人”，在我们的现代诗中不断地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青年们以“空心人”“标本人”的身份很快闯入了诗坛。甚至还有一大批学院派青年诗人把基督教徒原罪思想的许多成分带进了中国现代诗坛，于是诗中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囊括了宗教、科学和艺术但又是不伦不类的所谓“哲学东西”。哲人的荒谬被诗人坦承！

比如唐亚平女性纯贞的破裂，陆忆敏催眠式的死亡念头，宋琳的从自

恋走向自读从自读走向自灭，雪迪文字的各种奇妙的排列组合，张小波猛烈抛射的白洞意识，于坚只想装得象个人地站在餐桌旁。这些和里尔克、卡夫卡、康拉德、普鲁斯特的形而上学有某种对应的意识如青年学者刘小枫所说，它只是表达了诗人们在人类历史的巨大分裂面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和精神，它没有给处于生存迷茫中的个体提供一个充满激动人心的温爱的心境，它没有给处于寒冷世界中的人以温暖、安慰和柔情。

实质上，大部分现代派诗人只是远远地在生命哲学之外徘徊，他们还不可能如狄尔泰所指出的那样更加自由独立地去开拓，抛开形而上学的成分。他们根本没有从叔本华、瓦格纳、尼采、托尔斯泰、罗斯金、梅特林克的作品中得到启示，因为他们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生活本身的问题。这样危机的到来自然而然。



1989·1·5·武昌珞珈山樱园

周瑟瑟简介：偶笔名周涉（舟涉），湖南湘阴文化馆《造山神》文学报编委，湖北荆门市青年文联特约评论编辑。中国意味诗歌学会主要创建者之一。任教职，主修民族文化理论和哲学。现病卧洞庭。

曾获首届中国春华杯诗歌大赛二等奖，首届中国青年杯诗歌大赛三等奖。

(新加坡) 懷鷹

兒童 寫 的 詩



儿童诗，顾名思义，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儿童的诗，其二是：写给儿童看的诗。

儿童的诗，指的就是儿童写的诗。一般上，能写诗的儿童是少见的；不过，由少见的儿童写出来的诗，通常不会比大人逊色。大人的幻想是比较理性的，是他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知识与经验的累积。幻想，对儿童来说，就更显得突出和传奇，这是与他们的思维活跃，好奇心强分不开、可以这么说，幻想是儿童生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份。

但儿童也是属于正在成长中的人类，他的幻想並不纯粹是虚幻、超现实和极端抽象的。幻想来自他的思想领域所能接纳的一切，因而也与周遭环境产生互为影响、制约、渗透的作用。幻想会由年龄的增长而趋于复杂，从而进入了另一阶段的旅程。

且让我举两位中国小诗人的作品加以说明，一位叫何溶（六岁），一位叫江南（十岁）。

《大金鱼》

何溶

大金鱼

你能不能

借给我

一双

大眼睛？

让我看看

水底下

还有什么？

诗写得极其浅白，琅琅上口，小诗人好象在跟大金鱼交谈。你不能不佩服小诗人的幻想力，因为他观察到了金鱼的生理特点，他很想摇身一变，变成一尾自由快活的金鱼，在水里潜游，看看水底世界与他自己所处身的现实世界有什么不同。

《小鸟的歌》

江南

一只粗心的小鸟

把一串歌忘在树枝上

自己

却不知飞向何方

这首诗引起我们多么强烈而无限的遐想。小诗人不仅仅在写他眼中看到的景象，一只小鸟飞走了，它是不是忘了把什么东西带走呢？是小飞虫是草叶还是一根羽毛？原来它忘了带走的是“一串歌”，小鸟真粗心哪！这忘了的歌却在小诗人的心田里撒下了种子，小诗人转心一想，这是小鸟特地留给他的歌呢，看来，小鸟非但不粗心，还是只“有心鸟”呢。小诗人的心思何其缜密。“忘”在全诗里是诗眼，把小诗人的幻想发挥得淋漓



懷念我的母親 宋敏如

我的母親與世長辭，已經整整十三年了。十三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我的母親。我忘不了母親对我的愛護、關懷和期望。每當我遇到什麼挫折的時候，我總覺得母親在冥冥中關注着我，于是我就有了力量去掙扎、去奮鬥。每當我獲得什麼成功的時候，我常常默然自語：如果母親還活着，她會多么高興！啊！母親的光輝始終照耀在我的身上，母親的形象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母親名叫宋敏如，浙江紹興人，一九二〇年生于上海。她的童年是歡樂而幸福的。當時外祖父在錢莊供職，收入頗豐，家庭生活比較充裕。但不知什麼

原因，外祖父後來失了業，他又嗜好煙酒，家境遂從此趨于暗淡。在這種情況下，母親的姐姐宋欣如剛剛中學畢業就踏上社會，考入銀行當打字員。母親也不得不輟學，先到專門學校學了一年打字，不久進入漢口路證券大樓永昌股票公司擔任中文打字員。當時該公司辦有一張專門介紹股票行情的《華股日報》，每天一份，就是由母親在臘紙上打字後送印刷所出版發行的。抗戰後期，因為股票行勢不利，永昌股票公司并入香港路投資實業公司，母親隨之改任任會計員。在此期間，她和我父親欽海章結了婚，不久有了孩子，便辭去工作，在家哺育孩子。建國後，由於家里孩子多，負擔越來越重，光靠父親一人的收入已不能維持全家生活，母親只得重新謀求工作。但此時工作已很難尋覓，她那打字的擅長根本無處施展，只好先到里弄辦的托兒所干了几年，後來則調入街道服務站，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病逝為止。

在我的記憶里，母親是個極要強的人。她無論承擔什麼工作，都非常認真負責，非要把它干得十分出色不可。據父親回憶，早年她在《華股日報》打字時，就曾以效率高而質量好，頗得上司的贊賞。後來到投資實業公司改任會計，這對母親來說雖然完全是陌生的工作，困難不小，但她毫不畏縮，邊學邊干，很快就應付裕如，得心應手了。以至于

盡致。

從上述兩首詩中，我們大致可以理解。兒童的天真的混沌多於理性言語（周立波語），他們的自然觀、社會觀有點近於泛神論。相信無機物有靈魂、生命和語言。由於好奇，他們往往把周遭的事物當成自己的生活非常密切的伙伴。把自己的幻想當成現實。而且通常帶有遊戲性和愛美性，可以這麼說。兒童的詩都是快樂的歌。安徒生曾說：“詩的原形，就是兒童的夢”。對兒童來說，夢其實就是一種天真的混沌的快樂。



母亲囿于家务而退职以后，公司还多次派人来劝请她重新出去工作。至于母亲到街道服务站工作的情况，我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服务站的事务极其繁冗，既要传呼电话，又要送牛奶、代办储蓄，还要收交各种各样的杂费、水电费、房费、煤气费等，而人手又少得可怜，一般情况下只有两个人，于是天天忙得晕头转向。但母亲从不叫苦，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事，累活苦活抢在前面，有点好事则礼让为先。她对自己要求极严，她所经手的账目历来是一清二楚的，绝无半点马虎之处。我至今还记得，有时为了轧平账上的收支数，晚上下班回来，她还在灯下一遍遍地打着算盘，不管弄到多晚，不算清账她是绝不罢休的。母亲的这种好强的精神，这种对工作细致认真负责的精神，这种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的精神，对我影响至深。如果说，我也多少有点这种精神的话，那首先就是从母亲身上学得的，是我耳濡目染于母亲的言传身教的结果。我永远感激母亲对我的教育，永远感激母亲传给了我这种极珍贵的“财产”。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与人相处，从来是那样温和、谦恭，即使对保姆，也是那样客气，从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曾在我家当过多年保姆的阿仙，母亲对她象对家人一样亲热、关切，她有什么困难，母亲总是主动热情地给予帮助。后来阿仙结了婚，还经常来看望母亲，我们两家人时相来往，几与亲戚无异。邻里之间，母亲也总是严己宽人，以和为贵。那时候，我们人小不懂

事，难免与邻居的孩子发生争吵打架，母亲总是严厉地斥责我们，而对邻居的孩子则好言安抚。我家在天潼路恒吉坊四十一号住了三十余年，母亲从未与邻居红过脸，吵过架。母亲去世多年后，邻居们提起我母亲，还啧啧称赞她脾气好，心眼好。而母亲的善良绝不止于此。她总是推己及人，体谅别人的心情，并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在服务站工作期间，她总是以最大的热忱帮助新来的同事熟悉工作，为他们提供方便创造条件，自己则默默地承揽着最繁重的业务量。忙碌的收款付款，有时不免要出些差错。但每次多钱时，她一定要查明原因，毫不犹豫地 将别人多付的钱款退还给本人。我家里珍藏着母亲当时的几个工作记事本，上面就多次记载着这样的事情。要知道，当时我家经济情况相当紧张，但母亲从来没有任何邪念，她想到的只是别人的焦急和痛苦，她不愿做任何损人利己的事，那是与她善良的本性水火不容的。我的母亲是个平凡的妇女，但她的品德却是极为高尚的。母亲的嘉行懿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永生永世的光辉的楷模。

母亲和我的融融之情，是我生命史上最美好的一页。那时候，我大哥志强远在北京读大学，母亲膝下最大的孩子就是排行第二的我了。我目睹母亲里外操劳，辛苦至极，就抽空为她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每天清晨，我还抢着帮她搬运牛奶箱，把牛奶送到订户家里。每当此时，我看到母亲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眼角也湿润了。但母亲宁肯自己劳累，也不愿让我分散学习的精力，她对我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还清楚地

都門組曲



椅背上靠着头
刚甦醒过来的晓色
重又在那双紧闭的眼皮下
瞌成一个夜

迷你巴士不断地
摇动
震荡
挤……

而这堵疲累的墙 好厚
最后 将他轻轻推醒的
却是清脆的铃声
一翻身
他已掉落在
人潮车海中……

楓華

记得，当我考上全市重点中学复旦附中的时候，当有一年我获得全市工人学生国庆赛诗会一等奖的时候，她是如何地欢欣若狂。我从小酷爱文学，在附中住读期间，常常克扣伙食费来购买我所喜爱的书籍。母亲知道后并不责怪我，只是给我的钱比以前更多了。星期六回家，我常常看书到很晚很晚，母亲每每为我准备了点心，一定要我吃了才休息。我知道，这时候家境非常窘迫，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是如何地煞费苦心。精打细算，但在这种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地满足我学习上的需要，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健康成长。这是多么圣洁而伟大的母爱！我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我不止一次暗暗地发誓，等我长大后，一定要加倍报答她老人家的恩情，一定要让她过一个最幸福的晚年！

然而，我的这一誓愿没有能够实现。当我走上工作岗位之际，正是罪恶的“四人帮”肆虐之时。和许多正直的人们一样，我遭到了“四人帮”的爪牙们的迫害。消息从遥远的北大荒传到上海，对母亲不啻是个沉重的打击。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心爱的儿子会与人民为敌，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似乎是不动

摇的事实。历经沧桑的母亲骤然衰老了，她已尝尽了人生的艰辛，怎能再经受这样的折磨。她一向要强好胜，她热切地望子成龙，现在却只能把忧郁和痛苦深埋在心里。母亲终于病倒了，不久，终于含恨而逝！几年后，春风重又吹拂遍祖国的大地，“四人帮”被打倒后，我也重获了新生，但我亲爱的母亲，却再也看不见这一切了，她再也不能看到我的成绩、全家的欢乐、祖国的兴盛，她再也不能听到我们子女们对她的深情的呼唤了。逝者已逝，而对我们生者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哀痛！

亲爱的母亲离我而去，已经整整三十三年了，我始终深深地怀念着她。每当我想起母亲时，心里就充满了感激和内疚之情。我感激母亲赐予我宝贵的生命和高尚的品德，又为自己未能让母亲共享天年而深感内疚。但我深知母亲对我期望之切，亲爱的母亲，我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我没有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不断地为您增添荣光。母亲啊，亲爱的母亲，您就瞑目安息吧！

★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南通

黃梅雨

記蕭遙天



被已故香港著名作家易君左誉为“天南一枝笔”的槟城杰出作家、学者、教育家及艺术家萧遥天已于1990年10月27日在槟城与世长辞。

萧遥天，又署姜园，原名公畏，1913年生于广东省潮阳县城一个小康商人家庭，6岁进入里中私塾，翌年转到发祥学校，9岁又转到端木学校，肄业初等3年级。

他11岁时，换到四序学校，就读高小5年级。他的同班同桌同学是郑卓群。这位同学比他先南来新马，成为著名的作家，笔名铁抗，已在日治期间被日军杀死。

1926年，他毕业于四序小学。翌年与铁抗一同进入县立五都中学接受初中教育。

这时期，他和铁抗的作文每星期都贴堂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和发表欲。他们向汕头的岭东民国报、大潮梅报和真言报投稿，时常获得发表。他写了不少的新诗和散文。

1929年，初中毕业之后，他和铁抗成立柿社，向大潮梅报借版出版《

红柿周刊》。他们两人分别采用了两个笔名写稿，成为汕头市著名的文艺副刊之一。

他后来前往上海读美术，前后在上海艺术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系学士学位。

他曾任潮阳县立一中，揭阳县立一高中文史教员共达6年。

1946年，他在汕头潮州修志馆负责编辑的工作。

1950年，他南下香港。

1953年9月，他进入槟城钟灵中学执教，教授高中华文和初中历史，后来升为华文主任。

1960年，他创办《教与学月刊》，13年后停刊。

1967年，他退休，又任他创设的槟光学院院长2年，才结束了教书的生涯。

退休后，他开始整理他的著述，同时从事书画，筹募出版基金。

萧遥天著作等身。他多才多艺，学识渊博，著作的内容广泛，无论是文学、新旧诗词、民间戏剧、中国姓氏人名、

潮州语言和易卦，或者是语文修辞、绘画、教学、对联、年兽与图腾等等，他都能够著述成书，受到国内外文化界的重视和称赞。

在文学方面，他已经出版的著作计有：

小说《玩刀子的女人》，1953年8月由香港环球出版，61年9月檳城康华印刷公司再版。

小说《春雷》，1962年11月由檳城教育出版公司出版。

长篇小说《豹变》，1973年3月由檳城教育出版公司出版。这部小说和《虎变》与《龙变》组成《冬虫夏草三部曲》，不过，后两者尚未出版。

散文集《东西谈》，1954年4月由香港南国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食风楼随笔》，1957年4月由八打彝再也蕉风出版社出版，列为“蕉风文艺丛书”之一，1979年8月，作者增收数篇作品，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再版，书名改为《热带散墨》。

文艺评论集《文艺真善美论丛》，1984年4月由檳城天风出版公司出版。

旧诗集《遥天诗草》，约于1936年出版。

旧诗集《不惊人草》，约于1940年出版。

新诗集《红柿》，1930年出版。

新旧诗集《食风楼诗存》，1979年10月由天风出版公司出版。



西湖

懷鷹（新加坡）

苏堤虎伏在雾里
冥想王者圣殿上的金檐

我们泛舟
湖水深荡兴亡朝代的轶事
迎面而来的千古尘烟
漫卷软软柳絮

嚶嚶泣血的啼莺
泣出
六月，六月的哀思……

阳朔吟

扁船
从山影树影人影中穿过
阳水朔山
满奔在天云云天上

左边一列怪石
骑白马吟吟笑
青色铠甲如锦衣柔软

右边一丛怪林
轻梳金色发丝
纤纤素手撩拨云烟

奇怪的人
都涌到水底
争看
自己的彩墨

老招牌



洪祖秋

对李汉来说，这一块经已发黄，用了他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来擦亮乌黑烟黄了，刻着暗金色『汉记』两字的古老招牌，不只付出了他大半辈子青春的代价，也是他引以为荣，代表着荣誉的老字号。

谁也知道，这个地区就以『汉记』的鸡饭和早晨的『肉骨茶』最驰名。许多邻近的有钱人家不惜驾了名贵轿车，不辞远途，赶着来排队，就为了尝尝他的肉骨茶。

他抚摸长不过一公尺半左右的招牌，不时还俯首哈了哈气，用衣袖轻柔仔细且爱惜地揩着。他心中感触万分，卅多年的时间，那么快就过去了，不但在双鬓添了风霜，也在挺直的背加了包袱。人生在世如春梦，转眼已步入老年。

想当年在餐馆当小厮，那股从乡下带来的土包，那阵先锋式的干劲与牛脾气，还不都已让岁月踹在脚下。

人生但求三餐温饱，何必去争长与短？他唏嘘了好一会，当年自己还不是吃尽了苦头，凭着自己的蛮劲，咬紧牙根，终于感动了厨司，将其秘诀传授，还把女儿托身给他。

他揉了揉鼻涕，搁下了招牌，满意地在桌旁坐了下来。

时间不留情，想当年从故乡逃出，一路奔驰，在沟里过夜，日晒雨淋，喝溪水，还不是一样活生生。开档做生意，一天干其十七八个小时，手脚都被油与水浸烂，何曾吭过一声。现在可不行了，还要藉酒驱寒，不然隔天可就不必开档。

他啜了一口龙井，眯起眼睛，仔细再看了看那代表他一生荣誉的招牌，然后拈张猩红薄纸包了起来。

店已收拾得乾乾淨净，靠左是阿华

向香烟公司弄来的柜枱，上面整整齐齐放着一罐罐各色糖果。虽利薄，但钱还不是一分一分累积起来的。柜枱后壁上，嵌着一个设计颇吸引人的香烟架子，香烟倒是更好卖，店右边的厨桌，嵌着新买的火炉，旁侧置着高一公尺的大锅，是要烘熟鸡饭及烹煮肉骨茶。桌上的玻璃柜，明天将整整齐齐挂满白斩鸡。

他再呷了一口茶，揉了揉眼睛，人老了也不中用了，唯有老字号，越久就越醇。

忙碌了一辈，终于有了自己的店，

他嘴边不禁绽开了一流吟吟的浅笑。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阿华那不懂事的孩子，档位让县议会训令关闭驱赶，就像一头脱缰野牛，说要据理去争取，什么别人可以，怎么我们不行。好男不与官斗，鸡蛋凭什么去和石头较硬，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能弄出间店来，岂不比以风吹雨打来得强。

想到明天，他可开心了，街边小贩的生意可不比以前。当年他开档，筹了一笔数目不大的款项，也不必执照，更不用申请招牌准字，现在可就麻烦了，动辄都可复杂的手续，还要检查身体，又要面对私会党徒的威胁。

开店虽本钱大，开销多，但总比风吹雨打，看天气吃饭的档子生意强。

李汉满足地翘起了二郎脚，顺手将搁在桌上的二胡抓在手里，调了调音，他拉起了江南好这调子。

他可没有什么嗜好，除了喝他两杯，就是拉二胡自娱。喝酒还不是因为年青时拼过了头，患上了雨天就背酸骨痛的风湿，何况人生如白驹过隙，且自开怀饮几盅。

二胡苍哑的声调划破了宁静，他眯着眼睛，让思潮加速了步伐。年青时他最喜欢赶庙会，在那古老且遥远的乡下，庙会是最热闹的时刻了，男男女女，老幼皆有，但那段记忆已是越来越模糊，终有一天，就将永远在他脑海中消逝。

要不是为了自由，他可宁愿呆在古老的村里，他那童年的时光，在清澈溪水边，青苍山坡放牛，是他时常回忆起的往事。谁不想回去，老爹在他匆促逃去不久，就给人害了，讯息也全无了。

老的东西有时令人回肠，像这把二

胡，跟随他已数十年，把柄都已让他抚摸到光滑亮晶，可也是他的良伴；而招牌也是越老越响亮，『汉记』这两字，可不就用了他大辈子。

明天又是『汉记』重见天日的一天，小档收了三个多月，终于还不是弄出一间店来。老字号只要挂起，顾客是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有一点他担心的是招牌。

他搁下了二胡，拿起茶杯品了一口，芬香的茶味掩不住心头的苦涩，他硬绷绷咽下了满口苦水，却不能让老招牌被砸。

申请书被驳回，这是意料中的事，『汉记』是汉字，怎会符合申请必须马来西亚文的规格。可是华人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招牌，要他放弃老字号，他可死也不干。

就等明天过后再做另一块符合规格的吧，他捺捺一头雪白，反正可以做生意也就算了。老话说，大丈夫能伸能屈，大家都已熟悉自己的字号，马虎一点也无所谓，何况做生意人最讲究和气，和气能生财，将就一点算了。

阿华那厮可就不这么想。档子被拆，他可咽不下这一口气，半夜说要把别人的档子也烧掉，要不是他妈死硬拉住，他可真会干出傻事。人家可以做是人家的本领，自己的小档被拆可是自己倒霉，怎可拿人家来出气。

唉，现在的年青人。

『阿华他爹，』老伴沙哑疲惫的声调突打断了他的思潮，『时间不早了，明天一早可有得忙，还不睡呢。』

『哎呀，你唠叨些什么，』虽则嘴上埋怨，却又绽开了一流浅笑，几十年了，还是如此，难得她还是这么关心，谁说老的东西不好？『要睡自己先睡。』

那风水先生用了三天时间替他占算，终于择定明天巳时一过就可挂起招牌，午时一刻一过，就可祭祖拜天地正式营业。

想想收了整整两个月的老字号，明天又可傲然在金黄阳光下闪闪发亮，那可是他自豪的时刻，可是，前天收到的公函，又令他暗自担心。

『你这是怎么了，』老伴披着寒衣，踉跄地打着呵欠，『明天就要忙上一天，还不早点歇歇。』

『你噜苏什么？』他不满地说，『又不是小孩子了，要睡我不会去睡？』

『招牌的问题解决了吗？』

『哎呀，妇人家你理这些做什么？』他拂拂手，『去去去，去睡啦。』

她蹙起眼睛看看，又揉了揉双眼，才一面嘀咕，一边往屋后走去。

收到拒绝函件无所谓，只是今天听说明早有关当局会出来拆除招牌，却是他最感担心之事。

相信这该不会发生的，拆招牌是生意人最忌讳之事，何况做生意人最服从，他相信拆招牌之事是无稽的。他可能让人砸掉招牌，那可是他谋生的字号。

阿华劝他放弃那块招牌，说什么死抱着烂枕头不放，他自己可还不是一样，便说舞狮是传统，是文化，叫他几次不要再学这种又不能当饭吃的玩意儿，他就是硬要顶嘴，硬说这是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现在可不比从前，舞狮可不能乱舞，听说一学舞狮，名字就登记在

警局里，这可有什么好？好男不惹官非，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这句老话，可不是说着玩的，何况，现在又不像在那古老的家乡，舞狮可得申请，诸多阻挠，不学也罢，那又不能换饭吃。

明天，他一想起充满新希望的明天，嘴边不禁又绽开一流浅笑，他满意地拉起了二胡，轻快的声调，划破了宁静。

可是，如果县议会到来拆除，老招牌被砸了，那又怎么办？

他心中一阵纳闷，二胡声赫然中断。老字号可不能因此砸掉，那可是谋生的招牌。他擤了擤鼻涕，吸了一口龙井，狠狠地把杯用力搁下，四周空气一片冷峭。

他感到一阵寒意，眨了眨水肿的双眼，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狠狠地拉了几下二胡，苍凉沙哑的嗓子，愤愤地唱了句。

『手把铜儿把你杀！』

然后，他将二胡搁上。

『阿华他爹，』后房传来老伴含糊的声音，『明天人家可要干活，你鬼吵些什么？』

他揉了揉眼睛，心中的纳闷更甚。

如果阿华能出人头地，他也不必那么辛苦，要不是栽在马来西亚文的跟斗下，阿华还不是跟阿春一样，是个堂堂皇皇的老师。

怪就怪阿华不争气，每一科成绩都好，偏偏就那么一科不及格，五六个甲级特优又有什么用？邻居张老伯的孩子，成绩不见得好，可是人家马来西亚文会及格，就有资格做老师，每天穿得乾乾淨净，一片光鲜，总好过他阿华整天在油腻中打滚。要他重考，阿华那死硬脾气，说什么都不肯，人家阿春都已是老

师，日后阿华拿什么去娶人家？

年青人就是那么不懂事。

想起阿春，他心中不觉一阵熨贴，这孩子也真乖，李家前一輩大概做了什么善事，积了什么德，才会遇上了这么好人家的姑娘。

她虽为人师表，但从来不摆架子，每一次来到摊位，看到人多就帮忙，洗碗碟送饭都来。那恂恂儒雅的模样，却不怕肮脏；那温温醇朴的态度，人见人爱；见了他又老伯长老伯短，叫得他心里甜丝丝的。

阿华不争气，如果他也当上老师，将来两小口子生活就不成问题，他也可安逸享晚年。他唏嘘了好一阵儿，沉吟了片刻，就站起了身，想回房安眠。

壁上的吊钟，咣咣地响，他瞥了一眼，已是十一点多。

『有人吗？快开门！』蓦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汉拉住了脚步。

『谁呀？』他扯开喉咙大声喊道，希望老伴也会起身。

世风日下，今天的社会可不比那古老家乡的醇朴，尤其最近，吸毒的年青人，令人不寒而栗。只是对方操着浓浊的乡村马来语，会不会是附近马来人？

『请开门，帮帮我们！』

他趋近大门，从隙缝中窥探。门外月光洒了一地银白，冷漠的光芒下，他看见一个不甚清的人影，扶着一个娇小的身躯，在叫着门。

『你是谁？』李汉退后一步，往身后望了望，老伴还不见踪影，『你是谁？』他提高嗓子再问。

『帮帮忙，求求你做点好事，帮帮忙！』对方苦苦哀求道。

『你们从那里来。』他清清喉咙，大声喝道，老伴已披着寒衣，捂着口，一边打着呵欠，走着过来。

『谁呀！』她慵倦地问道。

『不知呢。』李汉答道，她步前两步，想打开门栓。

『嘿，』他按下她的手，喝道，『不要开门。』

她莫名其妙地望了望他，略有所悟，退回他身后。

『我们是难民。』门外嗓调低声说道。

『难民！』他神色一动，急问道，『那里来的？』

沉默了好一会，低浊的语调带着沉沉无奈，说道：『印尼。』

『非法印尼移民！』他双眉一扬，退了一步，瞟了老伴一眼。

『对不起，我们爱莫能助！』

非法印尼移民的恐怖暴力行为，一幕一幕在他脑海映起。

醇厚的林弟，数十年在沿海一带默默与妻子干着活，孩子都长大在别处工作。在一个平静的夜晚，被人发现两老都血腥腥遭人切开肚皮，血淋淋躺在自己的血泊中，身边还有印尼人惯抽的香烟蒂，家里东西财物一洗而空。

林弟的急公好义，是人人都知的事，偶尔从海里飘来的难民，登错海岸的印尼非法移民，他都热情地招呼，留他们过夜，还给他们准备粮食路费。

现在，这个好心的老人，却含恨长

伴凄草，一块黄土永陪孤魂。

这个社会，还是自扫门前雪好。

『老板，您行行好，我们夫妻已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声调声声凄惨。

李汉记得从家乡逃出来时，还不是三五天无饭吃，迫得去挖掘树根来啃。但那是为了追寻自由，何况在乡下也还不是一样饿死。

那一年他毅然半夜潜逃，多少荆棘遭他踹在脚下，多少心酸苦辣，在辉煌的阳光下游进阴沟；在苍茫暮色中，在漆暗黑夜里，在一匝又一匝如鬼嘶寒风的纠缠中，匍匐的蠕爬，急急如丧家犬的奔驰，他不禁打了个寒噤。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的口气稍为缓和。

『谁愿意背乡离井？』苦涩的无奈，心酸的苦诉，『家乡收成不好，工作难找，不愿意挨苦，不希望饿死的，都逃了过来。』

李汉记得去年底到后芭探亲，意外发现一个伐木场，收容着百多名印尼人。

『请这些人有什么不好？』那个悍横粗犷，还是他一个远房亲戚的老板有点惊讶，仿佛李汉提的问题，是个深奥令人费解，也令人可笑的幼稚问题。

『工资便宜，他们又没有合法文件，不敢胡乱走动，粮食我们高价卖给他们，这种方式，怎不合算？』

『他们都说，』门外战栗的语调，露着一丝希望：『你们这里遍地是金，

工作好待遇高又容易找，我想做几年，回家做点小本生意。』

『粮食卖得太贵？』李汉傻傻瞪着伐木厂老板，『老弟台，你可知道他们在家乡吃的是什么？啃木薯吞番薯，有米粥给他们吃，已是不错了。』

他依稀记得在那巨树林蔽下，狼吞虎咽喝粥水加盐人群的感悚，毛躁魁梧的蜷缩，苍黄耷耷的呆滞。

『现在赚钱可不容易，』那老板狡黠的明珠闪映了一阵，『你去探听一下，许多园丘，还不是一样偷聘了许多非法移民。』

『我不是要干的，我不是甘心的。』几个月前被阿华逮住的一个瘦削少年急灼灼地辩护道，『园丘老板太苛刻，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阿华狠狠地掴了这个只偷了一只熟鸡的印尼人，他盯着脸红脖子粗咄：逼人的儿子，与一身浅褐褴褛，满脸饥容的少年，心中怅然若失。

『这些傢伙，不教训不可。』说着鲁莽的阿华又提起了拳头。

『放他走吧。』他哑哑嗓调如此吩咐着儿子。阿华踉跄脚跟，却也放了眼眶已噙着晶莹泪珠的少年。

那一年的夏季，当轻烟将林野镶饰上一层薄纱时，一船一船载着海洋深的心酸，浩瀚的恨，滴滴流成江河的血与泪，踉跄于黄金海岸。李汉操操额角镂着深深的纹痕，沙哑地向门外说：『回去吧，这里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美好。』

『回去？噢不！』门外的声调略为提高，『我变卖了水牛茅屋，千辛万苦

才过来。不，没有收获前，我绝不回去！』

理想的代价是高昂的，那年他的自由，还不是父亲生命的牺牲，本身冒险换来，谁不想在那片赭赤的泥土上生活，谁愿意放弃远离芳香温馨家乡泥味，但那可是为了自由。

自由的代价是残酷无情的，那一群群葬身恨海，怒奔汪洋的，为的还不是自由。那一年多少不忍卒睹的僵毙，牢抓着船板的控诉，怒睁双眼无言的悲哀，一具具靠向自由，却已失去了生存的自由。多可悲的蹂躏，多狰狞的陂陀，泪泪奔浪，低声悲鸣的小浪，诉不尽惜恨怨愤悲愤。

『爸，你怎能放了他！』阿华极为不满。

不放又怎样？孩子，他叹了口气，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飏尘。人家可也是有爹有娘。

『可是他们不久又回来，有些还成了这里的公民，为非作歹，干尽伤天害理的事！你忘了上个月的事？』

他双眉一扬，上个月五六个印尼人成群结党，到处洗劫，遇上深锁的民房，竟敢扬声要烧屋子，迫促屋主开门，让他们抢劫施暴，一时风声鹤唳，个个怔忡不安。

『他们可轻易得到居民证，为何阿春的母亲住了数十年，仍然是非公民？』阿华接着咄咄逼人地问。

这些都不该我们了解的事，他只能这样苦诉阿华。汪洋中颠簸，历尽沧桑的小舟，蹒跚载满心酸悲愤，被拖回怒海，在晶莹璀璨阳光下，重入颠簸，这就是代价，孩子，这就是代价。

『老板，我求求你，我只要求你给我一点粮食，让我妻子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不是我们不帮忙，』他顿了顿，瞟了妻子一眼，『只是有些不方便。这样吧，我送你们一些钱，你们到别处去吧！』

『钱我们不要，希望你能行行好。』对方乞求地说道。

『对不起，我们爱莫能助。』

『如果这样，唉，我们走吧！』

蓦然一阵寒风窜了进来，李汉不禁打了个寒噤。遍身出现了无数的鸡皮疙瘩，他扯了扯衣领，朝妻子摇了摇头，转身步回房去。

阿华心坎似有一泓一泓汹涌澎湃的巨浪，他久久不能入眠。

阿春又收到警告函了。那令她感到颓丧，身心交瘁的打击，使她伤心欲恹。他不明白，何以如此倒霉之事竟会接踵而至。

顽固的老爸硬要将老招牌挂上，那是件令人担忧的事。那一片代表着他的荣誉，他的一辈的老字号，万一砸了，后果可不堪设想。他轻抚着手臂，隐约的酸痛是刚才舞动狮头太剧烈所造成。但那是一种痛快，是一种解脱，是一种欣慰。悍猛的狮子，雄纠纠的舞姿，那不只是一种传统文化，它代表着英勇，不畏艰难，永不退缩。

寥阔冷漠的空气，无法消灭他身上那股熊熊的火焰。他皱了皱眉头，文化必须保留，应该发扬光大。纵使需面对困扰阻碍，也要将一切踩在脚跟下。

老爸喜欢老字号，那是因为它代表着传统，代表他的一生荣誉。文化何尝不是传统，何尝不是代表民族自尊。

怕事的老爸，永远将真理踩在脚下。二个月前的事件，他深感愤怒，却为了老爸，只有将满腔口水硬咽回去。这个社会有些令人费解，真理去了那里。他不满，却不知道不满些什么；他感到不对，却不知错在那儿；他觉得纳闷，却又说不出所以然。

阿春喜欢小孩，教书对她适合不过。然而理想往往与现实相违，她一心一意想将所学献给孩子们，那一股傻劲，有时阿华也感到不满，怪她把太多的时间给了学生。

今晚，阿春如常到狮团去看他练狮，阿华发现她心情重重。

『春，你今晚不舒服吗？』他关心地问道。

她蓦然摇摇头，蓦然阿华发现，两颗泪珠已爬上她眼眶，徐慢地在她脸颊划出一道痕迹来。他瞅了她一眼，就知道她有着极大的委屈，于是他问道：『工作有了烦恼？』

猝然，她扑前在他肩上抽泣，他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又收到了警告函。』良久，她俯在他肩上幽幽地说道。

他叹了口气，这已不是头一遭，他安慰地说：『那也不是大事，别当着一

回事，别当着一回事了。』

『关珍凤已辞职不干了。』她突仰起首，满脸泪痕地说。

他着实吃了一惊。珍凤与阿春一样，把事业看得极重，把教书当着第二生命，怎会突然辞职？

『她说她受不了长期的精神心理压力，如不辞职，她会精神崩溃。』

珍凤开朗洒脱的模样，忽在其脑海迤迤。他着实对她的辞职感到意外，阿春的懦弱，使他感到担心。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阿华记得上回遇见珍凤时，她洒脱地说道，『我们可有手有脚，只要肯干，南洋社会还没有饿死人过呢。』

『我的同学张良福也不一样辞职去卖炒粿条？其实他后来才发觉，卖炒粿条的利比他教书的薪俸还多！』珍凤滔滔不绝地说道，但也黯然神伤，『谁愿意离开干了那么多年的岗位，重新做起。在今天，要选择工作，要从事一件自己喜欢的工作毕竟不太容易。』

『张良福若不是受不了精神心理压力，他也不会甘心辞掉教职。』顿了一顿，她幽幽地说：『我怀疑自己是否受得了。』

她是受不了，那阿春又怎受得了。为了能成为合格教师，她虽拥有合格教学文凭，却每一年仍要受到马来西亚文的萦绕困扰。为了获得优等的马来西亚文成绩，她终日死啃着书本，然而最大的纡绑，还是每年的警告函，警告她必须尽速考取资格，不然将面对解雇。

『为什么硬要这样的规定？我可还是在华文学学校教书，却要考另一种语文。』每一次她都会重复提出问他，他只有陪

着苦笑。

这个社会有时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明白？老爸与世无争，但求三餐能温饱不是一样也不明白为何他的摊位会被驱赶会被拆除。

他兀地坐了起来，雪白的目光从窗隙穿了进来，撒了一地皆是银白。他心中一片烦闷，为何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尊重，为何这世上仍有压迫感？

上个星期电视播映的『根』，是他喜欢看的影片，林肯更是他尊钦的历史人物，耶稣基督主张博爱，释迦佛陀的慈悲为怀，都使他感到困危费解，为何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何以像禽兽般地互争互杀。

春指着一个建於屋帘下的燕窝，幽幽地说，『鸟岂可无巢，奈何却建於屋檐下，只要强风一吹，鸟巢即掉落，无根的兰花，纵然华丽，却是无依归。』

阿华心中纳闷一片，淡淡的悒郁，像轻风掠过萋萋秋草，拂起了闷，掀起了恼，像一溪清清流水，让黄泥荡开了阵阵涟漪，污脏了溪水。

老爸与春的心情他不忍拨冷水，那块招牌即代表他一生的劳碌，是他第二个生命。希望明天能顺利，也遂了老爸的一点心愿。

他抬头眇了枱上的闹钟。凌晨二时，他紧咬着嘴唇，心中突感悲怆莫名。老爸该已睡了，多两三个钟头，一天的劳辛又将揭幕。

这是他住了廿多年的老家，他不愿弃之不顾，也怕无人居住会招来损失。

四周是一片空荡寂静，阿华莫名地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飘浮於汪洋中的遇

难者那么的无助绝望，他心潮骤起的总是悒悒侧然的神伤。

『拍！』

蓦然，在听到屋后厨房处传来一声响，他兀地站了起来。

『彭！』门突被踢开，四个凶神恶煞似的大汉，手操着寒光闪闪的刀扑了进来。

『你们要干什么？』他慌张地站了起来，但被两个扑前的劫匪按持着，坐在床缘。

『钱在那里？』其中一个尖刀指着他的胸膛，操着印尼腔马来语。

他恍然大悟，又是印尼非法移民的勾当，心中鄙弃之意油生，他乾脆闭上了眼睛，不闻不问。

『这些华人，不吃苦头不肯说。』另一个趁前气愤地以刀柄猛敲着阿华的头。

这些傢伙自私自利，不顾别人的死活，不但见死不救，还想敛财致富！』穿着浅褐粗布的一个狠狠地掴了阿华一掌，嘴巴不乾不净地骂着。

阿华只觉得眼前金星四飞，心中愤怒异常，他张开双眼，怒瞪着这一群夜来客。

『咯咯咯，』其中站近阿华那个怪笑了起来，左手抓起阿华的头发，右手尖刀指着阿华的喉咙，大声喝道：『杂种！怎样？不服气？平常你们怎样对我们？哼！连我们这兄弟刚上岸，妻子在丛林受寒发高烧，嘿！你们那里有人性，硬不帮他，害他的妻子刚刚断气！』

他刚说完，穿浅褐粗布上衣者，已

脸满布泪痕，目眦欲裂，挥着尖刀削了过来。

阿华只觉得一阵剧痛，人即晕了过去。

像在纷纷雨纱的朦胧下，宛如在盈盈轻云上，阿华遥遥听到，身陷泥泞无助的阿春，伸手嘶喊着，那么地无助，他要伸手过去，却发觉自己骨软筋酥，那么地无奈。他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满头雪白的老爸，鬓边蹒跚的亲娘踉跄地蹒跚匍匐，那么绝望，他要奔过去，却发觉自己已瘫痪。蓦然他感到一滴热呼呼的水点落在脸颊伤口上，一阵剧痛，瞬间光芒大炽，他抬头一看，母亲乾瘪的脸已为热泪所润湿，他努力挣扎坐了起来，发觉脸部一片潮湿，身上沾满了血液。

李汉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几个邻居已请来医生。阿华只是伤在脸颊，尚无大碍。阿华他母亲，这时也安定了下来。

『妈，你们怎么知道的？』阿华躺在床上，仰首吃力地问道，嘴唇的牵动，使他感到一阵阵剧痛。

『是邻居阿毛去通知我们的。』她凄惶地扭了扭眼睛，声调沙哑地说。

『你们先回店里，明天还要开店。』阿华有气无力地说道。

『开店，还开什么店？』她激动地说着。

『不，妈。』阿华颤起了眼睛，瞟了老爸一眼，『我没有什么不妥，店明天一定要开。』

『你说，你说呢！』她朝李汉责问

道，『儿子都伤成这样，还开什么店！』

李汉瞪着天花板，一言不发。一只守宫，爬近栖住的苍蝇，奋身一扑，虽咬着猎物，却一翻身掉了下来，落在桌上一动也不动。

『说呀，你说呀！』她仍不罢休追问道。

『妈，』阿华衰弱地说，『日子已订下来，你就照着办，何况那是爸的心愿，我们又没有什么损失，我这只是皮肉之伤，不得事的。你们回去准备罢，天都快亮了。』

李汉黯滞的眸子，像慢上一层灰朦云翳，他揉揉胀红的眼眶，仍然不发一言，神情衰颓羁滞，黧黑乾瘪的脸颊呆痴沮丧。

外头天色灰濛濛阴沉沉一片，黎明来临之前是最黑暗的一刻。李汉心中的疙瘩，久久不能平息。好不容易筹起来的店，难道明天真的要开不成吗？

多年来一直隐藏在内心的愿望，难道真的不能实现？不，他兀地站了起来，对老伴说，『你留在这里，我先回去。』

南洋的艳阳威焰，撒出了千万道金黄光芒，李汉忍着饥肠辘辘的感觉，草草梳洗后，就开了店门。昨夜一夜无眠，在他脸上刻划出更多的苍老。阿华虽伤，也抱伤到来。

他定睛一看，巳时已至，即吩咐新聘的伙记搬了张梯子，他要亲自挂上老招牌。

裹在猩红薄纸中的招牌重见天日，他蹭蹬地爬上梯级，嘴边掩不住那流吟吟的浅笑，三两个朋友已到场协助，凡

个老顾客也鼓掌致庆。他细心思地招牌挂上，仔细看了一下，又小心地移动一下招牌，然后满意地伫立于梯顶，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满头银雪白簇簇，冷风一掠，飘飘曳曳，孤单地徐缓爬下。

他跨伫于店前，众人的欢呼令他心中一片熨贴，他用手把已拂下的一绺松弛头发掠上，傲然地展露出一丝浅笑，步进店里。

就在此时，一阵喧哗在街道另一端传来，李汉吃惊地奔出一看，不禁整个心悬空一震，一辆黯绿色的载货车，载来一批绿衣队，后头还随着好多警员。

『什么事，什么事？』李汉发觉他的声调已沙哑。

『对不起，你的招牌不合格，我们奉命拆除。』一个年青的官员趋近如此告诉他。

『噢！』他低声唤了一声，不觉打了个寒噤，『先生，我这招牌刚挂上，你通融一下，明天我拆下来。』

『对不起，』那官员一片冷漠，『我奉命必须今天执行。』

『我求求你，』老伴不知什么时候已趋近，双手合十，不停地哀求道，『我们华人做生意，最讲究招牌好兆头，你通融通融，我们没齿难忘，没齿难忘！』

『对不起，我……。』那官员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你怎么这样不讲理。』突地阿华已站前来，愤愤地问道。两警方人员一左一右把阿华挟持着，李汉一趋前，也给带到一旁。

『求求你们，我们华人做生意，招牌砸不得，招牌砸不得！』李汉脸红脖子粗，奈何无法动弹。那官员向属下发出了指示，向招牌努了一眼，就走开了。

绿衣队蜂涌而上，不一会裹在猩红薄纸的招牌被取下，摔在地上。

李汉觉得一阵酸软，人卜咚一下就跌坐在地上，那代表着他胼手胝足争来的荣誉，代表他一辈子的招牌，在撕裂的红纸下，显露出来。乌溜溜漆黑的木板，暗金色的『汉记』，在眩目的阳光下，显得特别耀眼。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李汉瞪着双眼，呆如木鸡，痴痴地坐在地上。

绿衣人员毫不客气，挥起了利斧铁锤，一锤一斧，都砍进李汉的心，李汉感到内心涓涓流着血，两行眼泪已急速流下。招牌乌黑木板，一片片飞扬在空气里，四周气氛宁静肃穆，只有斧锤所发出的声音，阿华母亲的抽吸声，以及绿衣人员的气喘声。李汉双眼慢上了一层模糊灰朦的云翳，热滚滚的泪珠，不断滚下他那纵横交错，镂刻着多少心酸，流过几许血汗的褶皱。

蓦然，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远远地他仿佛听到铿锵的锣鼓声，他想暴喝一声，唱句：『手把铜儿把你杀！』

然后杀击重围，救起他一身的光荣，但他只觉得好倦，躯体一软，如轻絮飞云飘着。

有人喊道：『不好了，汉伯昏死过去了。』但他已失去了知觉。

蔚蓝的苍穹，阳光还是那么灿烂绚丽，大地仍是那么一片的美好。



海的耳朵



黄碧云

瞧！

海的耳朵

你低呼
轻捧起来
置于耳际
屏息聆听
专注的神情
似在倾听

小心

海的怒吼
海的呢喃
海的叹息哀怨抽泣

那专注的神情
犹如你在线的彼端
倾听，倾听，倾听那
人世间的不平
人世间的悲苦怨恨

在人海中
你何尝不是一枚
贝壳
以一种耳朵的姿态
站成观音
为的就是尽一份谛听的责任



原始的夜
老洞
一角

披上黑大衣底蜘蛛
用吐出的唾液
勾织
香柔的情网

敷蜜的唇
亲醉多少雏物
吻失多少踪影

远远
暗哑的母亲
咬着颤抖的唇
苦唤
女儿的名字……



網

芃葦

附注：

这首诗是去参加爱心电话辅导训练课程，望海的当儿，突涌起的灵感，返家即刻整理出来。所谓“海的耳朵”，就是在电话另一端（热线）的社会志愿工作者。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八九，有时，身边无一个可以倾听的人。这时，你、我、他，可能就需要一枚“海的耳朵”，任你发泄，让你倾诉！

(太平湖八景之二)

翠

臂

擒

波

我爱太平湖，
朝夕陶醉在太平湖美丽的景色中：
我喜爱碧水红莲出於污泥而不染的纯洁，
更爱听竹韵琴声的天然音乐，
却不忍在皇岗听那抗议失去自由的猿啼，
平塘独钓之旷达隐逸令人向往，
曲桥待月之情趣使人遐思，
铁骑寻芳更富罗曼蒂克，
我虽无春岛幽情的情怀，
却最欣赏翠臂擒波的调情圣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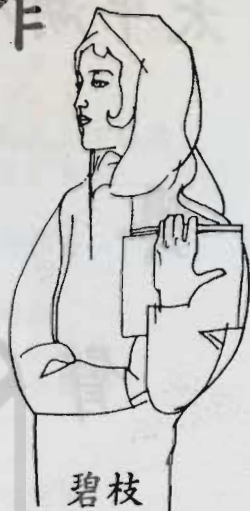
我爱太平湖，
更爱那像巨人屹立在湖畔的雨树，
它像昂首挺胸站岗的英勇哨兵，
日以继夜地照顾着游人旅客。
雨树枝大叶密终年常青，
它撑开绿色的大伞，
保护着愿亲近它的朋友，
不让炽热的阳光欺侮他们，
同时请温柔的风姐来陪伴。

你瞧！
雨树多热情豪放，
它伸出那温柔的手臂，
偷偷地拥吻着湖水，
湖水像含情脉脉的俏姑娘，
被吻得心花朵朵开，
荡漾着开心的微笑。
这情景多像初恋中的情侣，
令人羡慕爱恋！



黄奕山

學琴與寫作



文学与弹琴，两者都是我喜爱的。若问两样之间有什么差异的话，只能说：我与文学是青梅竹马，与弹琴却是新结交了。

未入学前，我已接触了文学中最美的诗歌，就是常听父母吟唐诗，用方言吟诵的。那时的我还是很小，不知他们吟唱的是什么，只觉得悦耳感人，我看到父亲的眼眸有水珠在滚动！

读六年级时，从课文中真正认识了诗。老师讲解的数首诗歌之中，要算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卖炭翁》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诗中写一个老人伐薪烧炭到市中去卖，却遇宦官到市上购物而被强行夺走，留给卖炭翁“半匹红绡一丈绫”，给的不是卖炭者迫切需要的“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老翁“心忧炭贱愿天寒”却落得如此凄苦下场！这故事令我深深感动！原来诗可以作为工具，用它抒发人间的不平。爱上文学与写作的志趣遂由此而滋生。踏出校门以后，与文学为伍的机会稀少，也不曾在生活

圈中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虽曾尝试写了两年，结果还是封笔了。

在第二度拾笔试图满足少年的心愿时，我又同时结识了古筝。最初是从唱片中听到《渔舟唱晚》，知道是用古筝演奏，却未见它的真面目。后在看那出电视剧《武侠帝女花》时，才惊见它那古典又雅致的容貌，对它产生了兴趣，也在那时期获知，昔年的老师郭成焕创设了古筝班，古筝音乐已在家乡的小城里扬起清脆的音调。

联络到老师，他似乎质疑我的学习之心，

一连问了我三句：“你要学筝？”，“你真的要学古筝？”，“你真的要学古筝？”，而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真的要学！听简传来老师欣朗的笑声，於是那年与老师再续师生缘。

开始学，每周一小时，从练指法开始，练了几个指法，就参学片断的练习曲。由此顺序渐进，半年之后才正式学独奏曲。至此，我与筝，已有了不可分割的感情。学到第五首独奏曲《高山流水》，是含有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的那一首，谱上有附记

老师也重述。我深受感动！也为之神驰！若得一知己，真的是死而无憾！但当时的我，颇不同意伯牙的毁琴绝弦。当你无事一身轻时，洗个浴，从从容容地坐下来弹奏一曲，让那清流水声带你神游山水间，或幻想你的情意随风飞扬，传到你思念的人耳中，那是一种多么美丽的境界呵！又何苦那么执著身旁有无知音。

可是，慢慢地，我发觉学箏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虽说三分天才，七分努力，那真的是三分天才中，一分也不能少，而努力是必须的。七分还是不够。老师说：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学古箏，真的要天资加努力，才能走上较高的境界。那些日子，我不得不把握笔的一点时间都给了箏琴。在一有空闲就与箏为伴，弹至物我两忘时，所有的杂念都消失了。然而古箏不是一般通俗音乐，可轻易让每一个人接受和喜爱它，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一厢情愿的。以为要把箏音融入生活中的节拍，希望它

成为和音，使生活的歌更美而多姿彩。结果是失败了！相伴了十六个月的箏琴，从此被搁置一旁。颓丧之下，笔早丢了，琴也步其后尘。

午夜睡梦中，骤然被一阵幽幽的琴音撩醒过来，惊魂甫定，才知因风扇开得太快，盖着箏的那一片格子布被风掀了下来，更深入人心，抚着感觉得到覆了厚厚尘垢的丝弦，一时思潮汹涌，真有坐下来弹拨一曲的冲动！然，转念一想，不可不可！午夜拨琴，不但会吵醒了美梦中人，还会令人误解，只好拉起布重新盖上，耳畔似有一阵轻轻的叹息：“昨晚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朦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词）。既然将它带进了门，我却不好好学习，琴是要弹拨才能令它发挥生命的意义，如今手指不但生硬不灵巧，连曲也生疏了。我与箏琴，似乎已隔万水千山，难通彼此

的心河了！辗转不眠，朗月正临照。罢了！何苦撙琴不放，扰乱了室内的清宁呢？还是重拾旧欢，好好伏案重织年少的志愿，一步一格的往前走吧！

在执笔的空间，偶而会出现童年的自己，虽赤贫而开朗，广大的绿林天地任我高歌，任我号哭！不论喜与悲，都有一处可发泄，更有辽阔的天地来包容。自从上过手术枱，从此声调走了样，唱来唱去，自己都觉难为听。抚琴叙怀的心境更已难再，而今，能唱的，惟有无声的、任笔尖流泻的肤浅字句，好不好，都不太在意，反正是无声的东西，喜欢它，可以由你一读再读，不喜欢它，它也不会像琴那样在深夜发出长叹。

我始终不愿毁琴，乃因对生活，还有深深的眷恋。偶然又坐下来，让扑扑之声又点活了琴心，它让我时时记得，领悟到走写作这一条路，必须具备学琴的坚毅毅力。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羔羊

医院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器官的修理站，也是某些生命的终站。原来我从前一直忽视的长廊，过客竟川流不息，来来去去在长廊穿梭着，交织着悲欢离合，上演着说不完的故事：

(一) 喜種木瓜的老奶奶

她带着苦瓜脸入院，忧愁得如临世界末日。儿孙们为她担心，一直陪伴左右。

据她的儿孙相告，才知老奶奶虽已八十九高龄，鸡皮鹤发，走起路来弯腰屈背，却显不出老态。她偏爱园艺，种花植树是她最大的乐趣。

她在屋子四周种满木瓜树，树上结满硕大的果实。

每有儿孙亲戚到访，她都以木瓜招待。她最高兴听到赞颂木瓜的美言，总不忘补充说：“木瓜有营养又好吃，消暑第一助消化顶呱呱。”

每次总要客人带几粒木瓜回家。谁不领情她就恼了。

她有一支长竹竿，用来采木瓜最方便。

这回却出了意外，落下来的木瓜，

恰好击中老奶奶手腕，把手骨打断了，痛得她几乎晕过去。

医生知道原委，温言安慰她，叫她不必担心，包上石灰模，很快会驳接回去的。

老奶奶才稍为展露欢容，开始环顾四周围的病人。她看到左边一排吊着脚，右边则包手包脚吊着盐水，很好奇的去问病因，听说有者躺了半年，有者三几周，讶异地张大口，觉得自己很幸运，没遭到那种浩劫，很值得庆幸。

她对她们好怜恤，逐一去安慰她们。

午饭时候她长子来了，向她报告说：已把害人的木瓜树全砍倒了，以后不会再有同样的事发生了。

老奶奶听了，气得只差没翻白眼，

喘着大气责备儿子。她说受伤纯是意外，怎可砍木瓜树出气呢？她唉唉叹息着，说等手好了，再种过木瓜。

她的儿子被她数落，呆在当场，

脸上是哭笑不得的样子。

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正视事实真相，不懂经一事长一智的道理，还不如这明理的老奶奶呢！

(二) 劫后余生的护士

护士余在工作时骤然中风，幸被同事及时抢救，捡回一条小命，却已半身不遂了。

她在岗位上服务了二十六年，驻扎在乡下的十余年中，经她的手接生了数以百计的新生儿，许多急症者与难产妇女，都因她的及时施救而保存了生命。

乡民对她感激敬爱，一而再签名挽留她，不舍得她离开，她却因自身原因不能不走。

她时常做了不属于她的工作，还说能者多劳是应该的。

为病人打针或洗涤伤口，她都小心翼翼，深恐再令病人受苦。

对不合作的妇人，她从未喝斥，总是不厌其烦地劝慰，使明白医者的苦心。

在她身上，我看见了南丁格尔的容颜。她

是长廊的阳光，给受苦的人洒下温情。

然而她却不会安慰自己，她痛苦地说。

因为她知道那个可怕后遗症：变成植物人。

于是她要逃避面对苦日子，就私下藏起份量了止痛剂，想存够分量的结生命。

聪明的医生象洞悉她心思，不断的安慰她鼓励她。精明的同事看她病情毫无进展，起了疑心，就细心搜查结果找出她藏在枕头底下的药丸了，可怜看守她的老妈妈竟蒙在鼓里，登时震惊非常！接着她哭骂，怪她为什么那么傻？难道不要母亲了？不要孩子了？

这时她忽然看见自己的孩子在走廊抽泣，她的心宛如被宰般痛，羞愧交织着，暗暗立下决心，要

勇敢活下去。

从此她一反不合作态度，积极求医，服药的同时，也做物理治疗，用尚能活动的手脚，拉扯半边瘫痪的肢体做运动，屡仆屡起，四周后，她竟成功爬下床，扶着支架学步行。

病愈后的护士余，仿佛行过了死亡幽谷，重获新生命。

她知道我又进院，就拖着缓慢步伐来到我床前，相见恍如隔世般欢喜。

她紧紧地握着我双手说：“不经患难考验，不知生命的意义。”



(三) 遺下錢袋的印婦

长廊的大清早，因各种摆卖糕点小贩集合，形成了一个小巴刹，各种马来糕，印度糕与糯米粉面食，都应有尽有。

有的小贩乘着护士换班时间，走进病楼叫卖，如果是动弹不得者，他们就送到面前，还备有冲调好的咖啡美禄与奶茶，一杯五角。

隔了张床位的印妇，从来没买食物。敷着石膏的脚搁在枕头上，目光呆滞，老是望着旋转的风扇，像饱历风霜，非常愁苦。

住院多天以来，未见一人探访她，置物架上只有一包血迹斑斑的破沙厘。

出于恻隐之心，每早托别人多买两包马来饭与一杯饮料送她，才看见她眼睛闪过一抹笑意。

她的脚伤不再恶化，医生促她出院了，这本是个好消息，可是她却哭了。呜呜咽咽的，双肩一耸一耸，哭得好不凄凉。

后来我始知原委。她哭归去乏人照顾，哭儿幼夫早逝，哭撞断她脚的司机已逃之夭夭，哭不能工作了，哭家穷又面临这灾祸……

对面床位的老亚姆很同情她，拖着红肿的左脚，步伐艰难地行到她那里安慰她，掏出十元给作车资，前后的病者受了感动，每人都掏腰包，十元五元三元的给她。

她很激动，双手合十的频频道谢，由护士用轮椅推她下楼截的士回家去。她走了不久之后，护士收拾床铺，

发现印妇竟把钱遗下压在枕头底处。追下楼下早已不见她影子。

护士长来了，打开了那一袋钱哗啦哗啦叫。“好会装穷呀？还诉苦说是身无分文，这一袋钱都有几十元了”

亚姆听护士长这样揶揄印妇，就把钱之来历告诉她。

护士长反而冷笑着说：“你们受她蒙骗啦……装可怜是她们的伎俩。”

下午印妇的弟兄来了，为了要领回那一袋钱，四周围床位的病人都在交换意见，欲知印妇实况，就向该人打听。

印妇穷是真的，却不至于无家可归，夫早逝是真的，但遗有几依吉土地，勤奋地耕种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她的孩子全长大了，个个都懒懒散散，有工不做，做伸手将军，向母亲索取钱财，印妇本身也是懒人，宁可到别人园地摘摘野菜充饥，也不学学在自己园地种东西。

有人责印妇为了博同情扯谎。我却为印妇悲伤，养了几个没有指望的孩子，是她的失责。

（四）從森林來的人



这是一对原住民，女儿的手因跌倒折断了，伤处发炎呈黑色，必须尽速施手术，暂不准进食。

正巧是派午饭时间，母女俩眼光光地盯着护士推来的饭菜，被那阵

阵饭香诱得猛吞口水。

原来她们已大半天米粒滴水未进，早已饥肠辘辘。

从天未大亮就在森林徒步，背着女孩翻山越岭赶路，走了三小时才到甘榜诊所，驻守在那里的医务人员吩咐她必须来这间医院。

她又走了一小时，才到公路，转了两趟巴士才到医院。

好心肠的阿姆听了，就把饭菜分一半给那位母亲吃。

护士把女孩推去手术房。作母亲的去洗手间转了趟，拿了一些瓶瓶罐罐回来，仿佛拾到宝般欢喜。

一位病友说：“她在垃圾桶找来这些东西。”

我只好告诉她，在垃圾桶的东西是人家丢弃的，会传染疾病的。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有些不舍地把东西拿去放回垃圾桶。

为了令她好过些，我把自己的碗碟杯子热水壶都给她，只给自己留下一两件。

阿姆也把半罐牛奶送她，还把家带来的饭菜水果饼乾面包，都分

一半让她母女享用。

女孩悠悠醒来，看见这些食物，竟忘了她疼痛的手，随着妈妈的手势望着阿姆，咀角带着羞怯的笑容。

母女俩在留医的日子，就与我们闲聊，她说起在森林的生活，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有土地不善耕，农作物又屡遭野兽蹂躏，没有施肥的榴槿树结果稀少。老藤又难找，柏带树越采越长愈高。有河流却没有鱼，鱼子鱼孙都被上流的文明人下毒毒死了。打猎的时候，最怕遇到荷枪实弹的猎户流弹射伤。

她一家就依靠父亲从前种的劣种胶树为生。她们的胶树是由人种靠天照顾的，种下去由它自生自灭，没有锄草施肥，它们与杂树一起长大，有七八年光景才去砍砍阻挡胶树的野草。现在割胶就在矮青芭里钻来钻去。一天割到四五公斤胶丸，就有三块多钱，那就是养活全家的钱了。

部份人家走出森林，去找更好的生活，却又因不适应文明而重回森

林。

森林里也有部份相当富有的人。他们有摩多代步，有发电机，有电视机。

在她的那部落，只有村长家里才有现代设备，所以每天电视机开了，几十个孩子大人都挤在那里看。

因为她居住的森林，徒步往最近的甘榜都要三小时，所以孩童都没有读书，只有三几家有摩多代步的去读书，却也很快退学。

她出院的时候，感慨地说，在医院的这些日子，吃得饱穿得暖，是从未有过的事。

看她们俨然搬家似的，大包小包都是人家送的旧衣物家具，还有各种她喻为美食的饼乾面包，笑得合不拢咀。

我不知道她们是被遗忘的人呢，还是拒绝文明的人？她们的存在我国是种讽刺，这样富饶的土地，却还有那么贫穷的人。





(五) 行着進來，抬着出去的人

我这名久病的人在长廊扮演着送旧迎新的角色。

左侧空出的床位，凌晨来了个妇人，被安置在那里。她不停地拼命呼痛。

护士听从医生嘱咐给她服食止痛丸，痛苦稍为减轻。她向我吐苦水。

她的脚很痛。是在上个月被铜锁压伤，也去过私人诊所检查，经过打针吃药已好了。

昨天大概吃错东西，竟隐隐作疼，岂知夜越深痛越剧烈，脚还肿起硬块。

医生来替她检查，却对她那圆鼓鼓的肚子吃惊！

据华妇相告，她肚子早在几个月时更大，也经诊所医生作例常检查，没有不妥。

医生用不置信的眼光疑惑地盯着我，对我的翻译难以接受。

翌日八时过后，华妇的痛又复发，服食止痛丸也失效。甚至连注射止痛针都止不了疼痛。起先她冷汗冒出，渐渐恶化，她由呼痛转为嚎叫，痛！痛！到底是痛成怎样，她已不会说，医生束手无策，认为她的脚伤不足引起这么疼痛，只好召来各部门的医生共商抢救之法。

她身上各器官都照了X光片，慢慢在她身上出现了危险讯号，以前没有的血压高，尿酸都有了，还有中毒的症状。

医生忙为她洗胃，吊水，输送氧气。

一小时二小时过去，她毫无起色，医生把她转去一号床位急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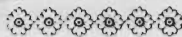
点滴由缓而急，医生的脚步更急，就在我身边进进出出，他们的脸上是严肃的神情，我的心随着晃动的影而忐忑不安。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深沉的悲痛气氛，仿佛听到死神的脚步。

大家都沉默着。已经没有了在苦中作乐的心情，呼噜呼噜的呼吸声渐趋微弱。

突然爆发出一片呼娘喊妈的哭声，每一声都那么悲痛，每一声都那么扣人心弦，使我忍不住掉下泪来。她走了……走完了最后一程。

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事，然而死别又常在人们左右上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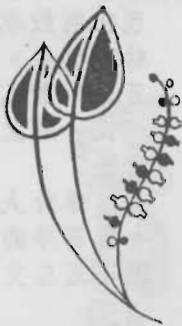
圣经上说：若该打的仗打了，该走的路走了，就可向神赤露敞开心门，死的毒钩就不可怕了。



(六) 一孝顺兒

在病室里常常听到埋怨儿女不孝的话题，甚至说现代的年轻人都是功利主义者，只要不把年老的父母当作累赘就好了，还想儿女亲自添饭送菜，那只有往神话故事中找了。

然而现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我常为这问题思考的时候，竟让我在长廊一角发现了孝顺儿。



在女病楼里，病者都是由女家眷照顾，而她，很平凡的中年华妇，唯一的女儿正忙着应付中三考试，就由几个儿子轮流看守。

她的儿子虽长得牛高马大，服侍起母亲竟那么细心。他们也不忌讳一些什么，在众目睽睽下提着尿壶，给母亲解尿。为母亲洁身，喂母亲进食。坐在母亲床前，轻声在母亲耳畔说话。

我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却看到作母亲的，不曾因摔断盘骨伤心，脸上漾着亲子回馈的满足。

这么温馨动人的一幕，常让护士挡驾。为了医院规则与免令其他不良於行的女病人不便，护士只好催促他们速离去。

有一些老妇，重男轻女的封建遗毒作祟，对孝顺儿这种行为大摇其头，认为照顾女人是污秽的，有辱男儿身份。

我深深的为那些无知的妇人叹息，她们不知道那种要不得的旧思想，正是造成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不孝儿的原因。

安老院

葉明

(老人，你走得实在太慢了
我怎能相信
你说你数十年的岁月
只是在瞬间走过)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拥有一袋记忆
有些或者觉得太沉重了
已经把它搁置在床位间的一角
只有在寂寞时才拾起来粉刷一番
也有些人，一直都不忍心把它放下
於是背弯了腰
背驼了灯影

一切都是如此的宁静啊
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竞争的季节了
假如拥有的
也只是些心如止水的禅理
但又有多少人参悟得透

那轻微的一仰首
就有一簇探询的箭矢飞来
——来的是不是朝思暮想的孩子？
来的是不是那些善长仁翁？

啊！我们都不是的，老人
我们只是你飘扬过的一袭身影
在这偶遇的机缘
来这里探访自己未来的
一张脸谱



望斷天涯路

妈妈，您走了，您走了廿一天！

天天我都忍不住哭泣！

想起您受苦受难的日子，想起您吃药过日的痛苦，想起您无助的呻吟，想起您呼唤着我给您吃很好吃的东西，而美食当前，您却味如嚼蜡无福消受……我心如刀割！

您走了也好，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也许来世您会生活得好些，再也没有病魔的纠缠、剧痛的煎熬！也许来世您可以卸下那个累赘的人造肛门袋，做回一个健健康康的正常人。

我幻想着您已蒙受地藏菩萨的接引，脱离苦海，登上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世界百花怒放，众鸟齐鸣，风和日丽，再没有狂风，更没有暴雨。而您，精神抖擞，莲步姗姗，一忽儿授课，诵经，唱歌，一忽儿又浇花，写作。日子过得写意又快活！

今天是您的“三七”，尼姑们在率众诵经礼忏。妈妈您晚年已皈依佛道，每逢听到喃喃的诵经声必生欢喜心。这一次，相信您也不例外！

供桌上备好满盘满碟的生果、斋品与茶饭。三哥代表儿女向您的灵位献上了供品一盘又一盘……

妈妈，这么多的供品，您受用了吗？您吃饱了吗？怕只怕您受用不到，却品尝了满盘我的思念与酸痛。

妈妈，跪在您的莲位前，我再也忍不住哭泣！我的泪珠滚滚流下！

这么多的供品又如何？

这么多的子孙追悼又如何？

为什么这种“盛况”不是在您生前展现？

为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么遗憾？

悼亡母

過客

古人有言：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我们扪心自问，做到了多少？纵然我们已殚尽子责让妈妈晚年不愁衣食住行，然而为什么母病子女不能代受？母痛子女又不能承担？

数年前，妈妈您感嘆着子女成长振翅高飞不能承欢膝下，暗地里改编了一首歌词，歌词透露了深沉的企盼与无奈：

有谁能够了解我，深深地了解我？只有那寒风知道我知道我苦恼！流血汗费心机儿女已成长，远走高飞难相聚，依间盼儿归！

有谁真正关怀我？终日与花儿为伴，对月倾诉内心委屈，人生能几何！？忧倾酒自弹吟桃李已结天下，远方儿女可晓得——我需要关怀和常聚首！

这首道尽妈妈心声的歌词近年来才被五姐发掘出来。妈妈您晚年物质上并不缺少什么，所感缺乏的正是儿女的关爱——一股精神上的支撑，更胜于世上

一切金银财富。为什么我们竟然那么粗心地忽略了您的需求，不能抽多一些时间与您“常聚首”安娱您晚年？

为什么？为什么……

一阵又一阵罪恶感自心头涌现，一波又一波的凄怆不能平息！

.....

妈妈，我给您带来五朵您所喜爱的康乃馨。五朵鲜花代表五个女儿献予您的爱。它们绽开着，萦绕着我们刻骨的思念。您有否感应到？

尽管我们五人有不同的际遇与婚姻背景，我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疆域与管道，我们仍是您听话的好女儿。我们都以您的言行为典范。您是我们生活线上的指南针！凭着您的指引，我们逐步朝向正确的方向走去！妈妈，您又是一支自我牺牲的蜡烛，无畏地燃烧自己，照亮崎岖的人生道路而使我们步向坦途！

妈妈，您使我一世感恩！

妈妈，您一去廿一天！极目远眺，望断天涯路，您在何处？

不知道您那边的世界是否海阔天空？

自从您的肉身被焚化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您不可能成为黄泉道上的孤魂，您只可能幻化成天上的一个仙女。以您虔诚学佛的造诣，您已成仙证道，对吗？

妈妈，没有您，我顿感落寞！我永远失去一个最好的倾诉对象！没有我们，您会不会难过？

妈妈，真愿您离苦得乐！

几时可以给我报个梦？几时可以捎来一个平安讯？

★

母丧三七追悼会后追忆

犹记得小时候，曾到过海边游玩，那时无知的我，竟问起父亲郊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水缸。父亲带笑回答说这不是水缸，而是“海”。我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懂得海的存在吧。

有人说，海能给人一种自由、无约束的快感。更有人说，海能使人心胸变得宽大。尽管说法种种，也不能揭开我认为海所拥有的那层面纱，海，我不懂得用什么诗歌来赞美你。然，我却是打从心坎里崇敬你。我不晓得为何，只知道我一接近你，我的心就会比任何时候来得平静、舒畅。

三月里的蓝天，更有三月里的海风，我独步在沙滩上，一路数着我在沙滩上所留下的足印，一路欣赏着海的美丽。蔚蓝的天空，加上靛蓝色的大海，配上我此时的心情，我想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书法家写出来的“好”字，也不及我此时所正享受着的“好”来得好。

徐徐步行，沙滩上的足印已有一百七十八个。这是我心中的幸运数字，已感疲惫的我，便躺下来休息。

蓦然心头里升起一句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虽不懂它是否适合我现在的心情，但它却是很有含意。即将告别这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浪大滔天的海，心里只有想着下一次的重逢。但愿下一次的感觉会更佳，我的心情，也一如现在的海般平静。

★

獅城寄簡

——致柔密歐。鄭

你八月中旬离新后不久，我也开始退休了，那是大马国庆日（31—8—90）。也即是我的“荣休日”。

你离新前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近几年来我似乎没有回过你的信，的确是如此吧，也不知为什么，这几年来，我似乎老了很多，心情不够开朗，精神也比前差多了。想不到这些属于个人的芝麻小事，却让你这位观察敏锐的印尼华裔诗人给看出来，使我无法遁形，无从否认。

看来还是你行，我们两人年龄相距不远，而你却精神奕奕，远道而来还不感疲惫，到处会见新加坡文友，而且诗兴大作，写下了不少旅新诗篇。

那天（9—9—90）在联合晚报《文艺》副刊（范北岭主编）上读了你的诗作《鸟节路》，就想给你写信，同时可把这页报纸寄给你收存。但是，只是那么一耽搁，竟然让岁月奔流了不少，再不匆匆提笔给你写信，恐怕时光更要一闪而过。

你写给我的诗《傍晚电话》，我很喜欢。只是那么一线牵，就将你和我拉得紧紧的。请允许我轻轻地朗诵一遍：

这一头 那一头

说是万事留一线

这一线

于一林琼芳里

若夕阳点染柳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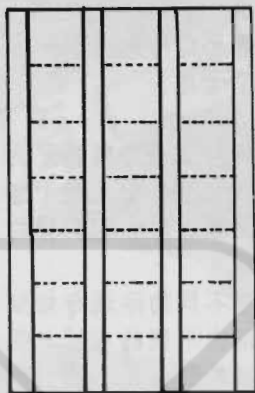
拉著獅城椰城

两岸考验过的

友情 永不中断

诗中尤其将我的笔名与原名点出，似有“摩登对联”的趣味。

其他两首《别矣！新加坡》与《告



林琼

（新加坡）

别锡山文艺中心的作家们》，写来感情真挚，若是来得及，或可刊登在《锡山文艺中心成立特刊》里。果真刊登了，我会嘱请寒川仁弟设法给你寄去。

在我告别杏林之前，同事天安写了一篇短文，题为《给你一颗年轻的心》，刊登于联合早报《现代生活》版（17—8—90），我读后也回他一文，题为《是你们使我年轻起来……》，较后也在该版刊出（5—9—90），我在文末这么写道：“在挥别的一刹那，若能获得一次感情真挚的拥抱，别后在回忆中必会象海浪拍岸一般，永无休止。”

鸟节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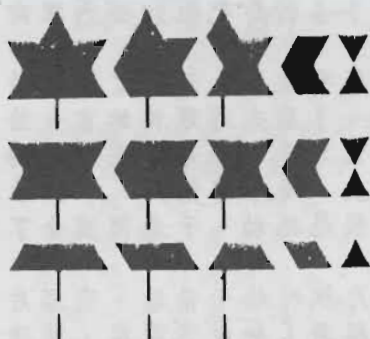
我岂能故作潇洒

算我能敲碎所有橱窗

哪儿有不是摩特儿的她

当我再次读你这首诗，我将末句的末字“她”改为“你”，聊作你两度来新相会后离去时的思念。

祝你诗意浓浓！



楓葉深情

劉曉翔

我从小就很喜欢枫叶，它不但有鲜艳的颜色，而且有流传人间凄美的故事。所以我很珍惜名国笔友寄给我当着纪念书签的枫叶，形形色色，我都好好把它收藏在书桌上的诗集里。偶而在枫叶上题诗吟句，尽心的欣赏着这么一片属于我自己的枫叶。

在半年前，我曾收到一位新加坡笔友寄来的一片枫叶。这片枫叶全是深红色的，叶子如掌形般分为五瓣。他在信中说这片枫叶是他在中国广州的一位亲友送给他的，而他又知道我喜欢收集枫叶做纪念书签，于是便做个顺水人情，借花献佛的把那片珍贵美丽的枫叶转赠给我。他还在枫叶上题诗吟句呢！他的诗句温馨优美，感情洋溢，使我收到后，欣喜若狂，高兴得几晚也睡不着。如今我还把它收藏在我最喜爱的《晚诗》里。自此以

后，每当他有稀奇珍贵的枫叶一定寄送给我，尤其是加拿大枫叶与中国枫叶。

在不久前，一位加拿大笔友来信告诉我。每届深秋枫林一片火红，秋风落叶，煞是美丽。他采了一袋火红艳丽的枫叶，邮寄过来给我。每一片枫叶上都有两三句不同的祝福词，想不到他也这样有心，害我打开袋子看到那些别有心意的祝福枫叶时，一下子竟感动得不知所措。他来信说，在加拿大有些求婚男士或是笔友通信，就是用枫叶来代表真挚的友情与爱心，充满着温馨、浪漫凄艳的美！

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到『枫叶之国』加拿大游玩的话，我一定在深红的枫叶堆中打滚；如梦如真，多么写意啊！我看我的心早已飞往加拿大去了。一提起枫叶，不禁也想起『红叶良缘』的传奇故事——流红记。



传说唐喜宗时候有一位读书人叫于佑，有一天在皇宫外的深沟流水中拾到了一片枫叶，那片枫叶在流水中浮泛下来，仿佛带着无限的情意。于佑把它拾起来一看，枫叶上写着五言诗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于佑读着，觉得这首诗诗情婉转，格调清新，并深深的同情题诗人的寂寞。他也在枫叶上题了

两句诗：『曾闻叶上红怨，叶上题诗寄于谁？』然后把枫叶丢入深沟中，顺水漂流。

他的朋友都取笑他，但有些人却认为他很有意思，还送了两句诗给他：『君思不禁东流水，流出官情是此沟。』后来那题诗的宫女拾到这片叶子，很是高兴，心里自然很仰慕这位才子，于是又在题上诗句：『自入深宫中，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唤，寄于有情人。』然后把它丢入深沟里。后来皇上知道了这件事，很是感动，于是便成全了他们两个。

当他们成亲那天晚上，那位宫女拿出一片枫叶给于佑看，说那片枫叶是上沟边拾到他那片叶时写的。枫叶上题着『独步天沟岸，临流得叶时，此情谁会得，肠断一联诗。』于佑很是感动。后来，他们一起在枫叶上题了一首诗：『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欲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这就是『红叶良缘』最浪漫、凄艳的流红记。

可是最近我却接到来自新加坡的恶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我那位新加坡笔友在贫血病旧病复发下，突然与世长辞了。我虽然悲痛万分，可是却欲哭无泪。如今翻开诗集，望着他生前所送给我的那片枫叶，激荡的异样情怀涌上心头。

我伤心之余，握笔在枫叶背上题了一首诗，然后吟道：『深秋枫林一片红，片片落叶舞秋风，落霜残叶凄艳美，深情往事集其中。』如今那片珍贵且富有纪念性的枫叶，我依旧把它夹在书桌上的诗集里，让我每天都有机会见到这片枫叶，想起『秋蝉』及『诗叶』这两首动听悦耳的歌曲，又回忆起这位已逝世的笔友，以及昔日的一段枫叶深情。



于青

笑面人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学会了以笑脸来代替我真实的感受。所谓开口不骂笑面人，笑，的确是一项最有效的保卫器具。

没有人能抗拒笑的魅力。君不见马戏团里最引人注目的小角色，还不是有张大白脸、夸张的红鼻小丑。只是在笑脸背后，是否藏着太多的血与泪，足以淹溺全场的观众呢？小丑们笑迎人的面上找不到答案。当他回到他的小天地时，

昔日的一段情懷

○ 黃紫欣

“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悠悠的歌声随着微风传来。我的思绪又飘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记忆中，那座山，那片海都是那么的清晰，眼睛不禁模糊了……

那天的一个傍晚，我与寂寞一起在海边漫步，黄昏后的沙滩是多么的沉静，多么的迷茫。寂寞就是我在这沙滩上邂逅的知心朋友，也是我唯一的倾诉对象。他说他的名字叫“寂寞”是因为他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真正能了解他，真正的关怀他。他们全是只顾自己，追求名利的现实人物，所以纵然有许多朋友，但他还是寂寞的。凭着他这简单的几句话，我感动了。其实我也是和他一样，已属于孤独和寂寞的了。

不晓得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命运注定，使这两个投缘的寂寞人相遇、相识然后相知。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沙滩上，面对着海、山与夕阳，享受着那柔柔的海风，当我告诉他我爱上海的时候，他却说：“其实爱山的人比爱海的人幸运得多了，至少树是忠诚的，虽然树也会老、会死，但是它还是忠心不朽的守在山的旁边；而海却不同，它是个情绪化的家伙，一旦你爱上它时，你就得一生臣服于它了。”这简直是诗句，我再次被感动了。自后，我不爱山也不爱海，我爱上寂寞了。纯纯的爱上寂寞了。

所谓天妒红颜，上帝它虽有好心肠，但也狠心的去叫癌症把寂寞给带走。从此以后，沙滩上只剩下一个寂寞人，每逢夕阳西下的时候，总带着无助与迷惘的眼神望着那山、那海和夕阳。是那失去的友谊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吗？不！他只是在回忆昔日的一段情怀。那段只有山、海与夕阳才能给他的情怀。



当冷霜拭去那厚厚的粉膏时。当小丑服饰高挂一角时，他们才是真正的自己，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一个人。当然，这是在散场后，他才能当个真正的人，享受人类应有的自由权，包括流泪。

如果说我曾是一张白纸，今日的我已沾了太多的色彩。虽不致灰黄一片，也称不上白璧。所以我以笑脸来武装自己。即使是皮笑肉不笑，是虚伪，也无妨。这社会大染缸有太多假面具，增加

一面又何妨？

白天我戴上笑面示人，夜阑人静时，我脱下宛如千斤石、汗迹斑斑、脏兮兮、黏糊糊的面具，还我真面目。那感觉真好，细心抹拭消毒一番后，锁在抽屉里，当第一道阳光划破夜空，我将再套上这笑脸可人的面具，当我的笑匠去也。

生活就是这样渡过。笑脸背后永远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血泪与无奈。知否？知否？



綠年華不是夢

◇ 蘇建屹

弹指流光，初中生涯即将落幕，同学们铿锵爽朗的欢笑也随之销声匿迹；接踵而来的是另一场披荆待战的人生序幕。

我们曾经一度迷失在梦幻中，对师长的呼唤总置若罔闻，甚而恶言相向，令恩师们心痛又气愤！人对事总缺乏冷静思研的耐性，是少年不识愁么，还是逞年轻的风华？不久的将来，当驱歌奏起时，是否又能悟昨非而觉今是呢？

年终的降临，总爱在学子心中制造忐忑的气息，不知将面对留级的厄梦、试升的侥幸、抑或是奔向高一的课堂，以编织明日的憧憬。

毕业是漫漫人生的插曲，它使生命讴歌得更为悠扬。庄严的毕业典礼上，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愿勇敢的人们，宁慢步的朝着学习道路前进，也毋徘徊在社会与校园的交叉口，甚而做学习的逃兵！

今日旭阳仍抚照着莘莘学子纯朴的心灵，中三第八班的光景宛如来时般的活泼，心情却完全两样了，对初

时追求理想的热忱，是否一如往昔？还是在不算短的几年当中，对“抱负”的定义又有别一番见解了？

青春不能再版，黄金年华更非金钱所能换取，孜孜於沉厚的课本，虽得不到冲破藩篱的短暂喜悦，可却能使自己的学海更为浩瀚，智慧得到更稳健的升华。

在千百人之中，时光不住的流转，或许我们的豪情壮志、落寞惆怅，也将会成为过去，可是这来去之间是否也该为自己留些值得玩味的足迹，待他年再说梦痕？

在宽柔中学五千孺子当中，若各代表着一个四季，那么扪心自问，初三(8)在勤读书、求理想、讲抱负、谈时势之余，对优美文化又背上多少重担、汲取了多少文明历史的源泉？……

传灯并非纵火，並不要求同学们负上蜡炬春蚕般的使命，但至少不要因怕烫手，而连延续光明的勇气都失去。上一代为了群众福乐，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又怎能辜负了他们的

殷殷冀望与片片苦心呢？奋起吧！我们美好的初三(8)。

云与烟恒古以来都执着于蓝天，而人是万物之灵，对友情、师恩更应该懂得珍惜。来年我们将分班，各自将面对一张张全然陌生的面孔。希望日后碰面不会形同陌路，纵然没有“久别重逢”的兴奋，也该含笑示意，

联系长青的情谊。

——春风沐雨乐三年，
往日情谊常惦念，
爽朗师恩勿忘怀，
纵横风义德无限。

(赠给天下为学子劳心的师长以及肩负承传使命的同学们。)



小愛

等

等的感受虽渗杂着焦虑与无奈，但细加玩味，却也是一缕怡情，一缕逸致……

在天寒地冻长夜漫漫的生活征程上，等又是一种期望，一种鼓励，一线生机和一线希望……

也就因此不忘时刻给朋友投下一纸关怀，给远方的老友寄上小卡慰语一二，等着数着他们收信的日子，从想像中感染他们收信的快乐，再等他们捎来片言只语，那怕内容阴晴甜酸苦辣。

投下心语篇篇，让每日掀开报章时的心情充满期待与盼望，等待与亲爱的读者分享生活心园的鲜花硕果。

等与久别的挚友相约相见，幻想见面时的欢愉感慨，让思慕怀念流露於侃侃言语之间。

等有共同生活理想目标的人儿相遇相知，把臂同战人生的风和雨，携手共迎世间的欢与乐。

再盼几许人间严寒岁月尽速过去，失意消逝，春风又绿百花盛开。

再盼人生的虚伪、丑恶随时空的转移快快的转化，精诚处处温暖洋溢。

环视四周营营钻钻的人群，何人不是等待……？

想想没有等待的人生，又是什么滋味？



稿於 20 / 8 / 90

金牌得

主

東瑞（香港）

☆

喊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主持者以富煽动性的语言，将他大大表扬一番，对于他『投入工作』的精神，称赞有加，要大家向他看齐。

掌声如雷，成百双眼睛向他注视。

咔嚓。咔嚓。又是拍照。他像英雄般被视为全场的中心，还听到一个女记者，悄悄先到他眼前，向他要求道：“程先生，会后我会找你，请你谈一谈你是什么时候成功的。希望你不要拒绝！”不能不苦笑答的：“我从没成功过，我一直做上班族而已，从年轻做到老！”女记者赶紧改正：“那不容易，三十年没早退没迟到没请假，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人的奇迹呢！你的丰富经验介绍出来，一定可以使我们的工商业社会更加发达繁荣！”“好吧！”

程叔只好又站起来了。在这情势下，

他愤而离场，会成为众矢之的，新闻人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可是胸口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眼前的舞台，座位全倒了过来。他定了定神，才强站住不跌倒。太远了，他担心那舞台他已走不到。头脑很晕，身子一阵冷一阵热。他蓦地感到心惊，是不是老毛病又发作了？心脏不好，医生早为他诊断过了。可是，他平时老不去注意。为了『全勤』，他不愿去看病，也拒绝服药。他隐瞒公司，因为要是公司早知道，他也不会做三十年这么久！何况他也看过公司一些小伙子请病假，女职员来例假，公司上司通常是在他面前摇摇头，表示了极度的不满和厌恶。何必呢？胸部只是有时会隐隐地痛，大概并不碍事吧？事到如今，如有什么，恐怕也更没心情去治了。

他的额上出现了豆大的汗珠。他每一步都如千斤重，已快走到前面了。他看到好几名记者赶到前方的台下，想捕捉最好的镜头——握手领奖的一刹那。

台上的设备直是先进！竟有一个能活动的机械人走下两级石阶，来搀扶他的手，把他引领上去。程叔吓了一跳，还以为是一个真人。他忽然感到这是极具讽刺性的。三十年来，他还不是跟“他”一样了么？没有血肉，没有心，全部受控，被人收购。这个机械人机能一失，必被当垃圾丢弃，他也是。他不已是怎么？

上台的那一刹那，他的眼又朦胧起来。也不知真实的还是幻影？他看到久违的老婆坐在台下第一排，头靠在一个中年人肩上。对他露出鄙视和愤恨的眼色。模糊的记忆中，似忆起老婆在和他分居前就有个老相好，可弄不明白今晚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场合？看来分明是自己老眼昏花了！

又定了定神，看到了熟悉的老板，那么肥胖，笑得一点也没诚意，虚伪得令他想作呕。他正双手捧着那个巨大的金牌向自己慢慢走过来。奖牌大得惊人，令他吃惊，可能捧不动，还有被压死的危险！被压死就没有人知道一切秘密了。这种表面给你荣誉而暗中让你向死路走的做法真叫人齿冷。既有了悔意，为什么还要为树立什么公司形象上来领呢？补偿他有妻儿等如无妻儿的损失？怎补得了呢？为什么还要上台给他们面子呢？这在公司的最后一天，自己仍甘心做最后一天忠心耿耿的狗么？

程叔喘着气，热血冲脑，心在抽搐，浑身颤抖后又僵硬起来。灯全在地下，天花板上坐着人！

虽然距离台上只有二十步远，可是在老眼昏花的程叔看来，那甬道十分漫长，简直遥不可及。当台上喊着他名字的时候，他浑身打起哆嗦，面部肌肉也不能自控地不住跳跃和颤动起来。一时不知该不该起身前去。心儿一阵阵剧跳之后，又一阵阵衰竭。他本能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不惯于这种开大会表扬人的表面形式，自尊之神很是抗拒，可是当四周投来无数双眼的目光之后，他还是颠着身，想起来。

☆

咔嚓。咔嚓。

被邀参加公司三十周年庆宴的记者们在他一侧，跟前低腰弓身对他按快门。在两百多个员工当中，只有程叔达到了

三十年如一日全勤的记录，今晚将获颁发最高荣誉奖——一公斤重的金牌。这真是一个奇迹，也是公司的骄傲，正可以作为现代年青职员榜样。意义既重大，公司也就隆重其事，邀请好几家报馆来采访。

程叔霍地站起来。不知怎的，额头已满汗了。他真想流泪，倒非因为激动，而是三十年了！自公司创立，他就其中服务，经历的事不可谓不多。人生的大半最美好岁月，他都付出去了。三十年的路真不好走，毕竟走了过来了。他怕的是今晚这短短的二十米他也走不到，到不了那台上了。就在一周前，当公司通知他今晚务必要出席上台领奖时，他已跟老板说身体不好，恐来不了。“好笑，还有一个礼拜，你怎么可以预知生病？”老板很不满意。“最近我一直感到不舒服。”他说。“藉病不来，不大好吧？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公司的光荣。最后一次了，来吧！”老板笑着，看准了他不会再反对，也就这样，今晚老大不情愿地出席了。

程叔跨出了第一步，觉得十分吃力。台上那些辉煌的灯火，穿着笔挺西服打着领带的人们，以及那些金光闪闪的奖杯奖牌，他都看不清。在他眼中，似都朦胧成一片，仿佛变成了遥在天际的一个什么审判台，上面坐着的都是一群人面兽心的判官。他们笑中带阴阴的冷意，柏面上的奖品仔细去看，都是一座座小坟碑。心中的恨不由得又渐渐强烈了起来。一个月前，在办公室的情景又重现在眼前。老板召他去谈话，对他三十年的全勤表现表示满意之后，话题一转，说：“公司的经营方针、制度将有重大

变动，人事也将进行大改组。不久设备会全部电脑化了。已不合适你现在再做下去了。虽然你离退休还有一年，我们希望你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自辞。”程叔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惊愕住了，半晌，才知发生了什么事，平静地说：“我身体不好是事实，但工作仍可以干，完全不影响。”说完，他却又后悔了，乞求不是他做人的原则。他从办公室出来，想到自己的打算。本来想在退休年龄到时，再向公司申请用合约方式再干五年，谁想到犹未提出，还要他提早退休！“养身体，安度晚年多好呢！”老板拍着他肩膀送他走出办公室的样子，他犹记得很清楚。

他——老板，胖胖的身影在台上晃动，旁边还有一个瘦个子，那是总经理吧。他们正在笑嘻嘻地等着他，等他以最快的速度上来领那最大最重的奖牌。可是他真不想要了。那只是做给人家看的。想到此，他的脚象是钉在地板上，一步也没有移动。也许别人没有看到他表情的变化，发觉他在龟缩，以为胆怯？

咔嚓。咔嚓。又被摄了几张。掌声平息之后，忽又再度响起，犹如雷声之由远至近。



程叔倒回，又坐下。恍惚中听到台上的主持者在说：程叔此刻有点事，我们先颁发其他人的。心极不平静，很想此刻就退场。但是，正当他缓缓起身时，黑暗中发觉他的肘部被人动了一下。他被一个人带到礼堂的一个小阁楼。到了光明处，他才发现这熟悉的背影是行政

主任刘先生。他让他坐在一张圆枱一侧：“程叔，今晚怎么回事？台上叫了半天，你不上来？”“我想，就算了吧。奖牌我不要，你们送给别人吧！”“这是什么话？”刘主任被激起了怒意：“我们一个星期前早就说好，你也同意上台领了嘛！”“可是，我今晚忽然有了新的想法，我不想上台了。你们既然辞退了我，又要我跟别人宣布是自辞的，甚至要我上台领奖。这味道不怎么对劲！”“什么味道？”“你们只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做出来的是堂皇冠冕，关心下属，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刘主任听了脸色渐白，一时说不出话。程叔的老毛病又发了，不忍看人家为难——三十年来，也是这份好脾气使他忍辱负重——於是又说了：“好，我上台领。可是我心情欠佳，有什么事发生，一切后果你们负责好了！”

程叔又进入礼堂，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台上的领奖仍在热火朝天进行着。他麻木地看着，已辨不清上台的谁是谁？只是感到一切都非常滑稽，像在演一场戏。旁边坐着公司年轻的职工，有的带了家眷来参加。一对新婚夫妇在开心地说话。后面坐着一列小伙子，也不住地说话。不知怎的，他下意识地闭闭眼，泪就从眼缝挤了出来。他为怕人见到，赶紧掏了纸巾来抹拭。那样好的年轻人，在他看来，工作热情和干劲都很足，可今晚没受到一点鼓励。而几个中年汉，干了二十年，有的妻子有病，少不免请了半天一天假，也没有奖牌。而他心中是有愧的。也不由得产生一种愤意。如果不是他三十年来成为工作奴，工作机器，老婆怎会要求和他分居？而如果不



內頁“清流”題字及封二作品之作者

張英傑簡介

張英杰原籍广东蕉岭，一九五一年出生于怡保，自幼耽于诗词书法，初随乃父仙如居士学诗，后拜李冰人博士为师，精研诗学兼书法二十年。

张君曾任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大马诗总暨大马书艺协会历届理事，历年来受邀参加由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所主办之国际书法展。

年前曾出版催妆唱和集，编印霹雳洞大观，並为其先父出版如玉楼诗存，孝思可风。近编其著作：蹊云楼诗稿，即将付梓。

此十年来，张君主持霹雳洞名胜，致力发展，洞名益彰，深获海内外游客之佳评。

是和她分居之后，他岂会对公司那么投入，视为己家一般？三十年来，他极少关心过儿子，甚至连见面的时间也很有限。儿子的一切都是老婆抚育和照料的。直到儿子临去外国升学前夕，他才惊觉自己对他竟是那么陌生！从未好好交谈一次。儿子乘车受了伤，也只是老婆去看，他以“公司利益”为重，没去医院探他一次！如今儿子去了几年，他有了悔意，也只能从金钱、学费的供应上满足他。可是依然似乎补偿不了什么。儿子没有给过他一封信。三十年来自己对公司忠心耿耿，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可是换来的是妻儿对他的『好』回报，换来的只是提早被辞。这代价未免……而今晚公司硬要他上台领最高荣誉奖一

——一个象征着三十年全勤的一公斤重金牌。这算什么？屈辱，悔恨的泪已湿了他的眼眶了，心疼痛也越来越剧烈了。他怕支撑不了下来那漫长的岁月，一如他有预感，他这到台上的二十米甬道也走不到。在他看来，奖牌几吨重都没用了，最重要的他都失去了一——台上的人都幸灾乐祸似的！

记者等着最光辉，最紧张的一刻。

当老板和程叔握手，程叔捧着金牌时，他觉得像搂抱了可怖的魔鬼，心不再跳动。金牌脱手，他整个人忽然直直地倒下去。

咔嚓。咔嚓。

程叔没有再起来，真的成了新闻人物。

★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二日

下霹靂十三青年團主辦 “中秋詩歌創作比賽”

中學組優勝作品



中秋夜

濛濛，深山古月醉倒一角
淒淒，一只秋蟬在低吟
吟哦的
是實史，是傳說
今朝竟起伏不定
化杯中泡不爛的
心事

偶然舉頭，發覺
夜色濃得可以沾來寫詩
年少豪情為硯
却始终揮不出當年雄心
共抗鞬子般的士氣
霜風起
輕輕竟扣响遙遠的咏嘆
今人不见古時月
今月曾經照古人

驀然我驚悟
民族的燈火需傳承
高挂的從前待發揚
月餅，叫我們記得團結同心
苦茶，叫我們憶起不畏困難的本性

第一名

小浪

(馬六甲聖母女中)

舉觴吧
吾族的圓
正是我們期待已久的
甘甜

驅元

第二名

昨夜 微风轻吹
 吹起了阵阵的怒吼
 瞧那远处的烛光 啊
 激起了昂然的正气
 驱走蛮夷元人 杀 杀 杀

今夜 满堂欢聚
 燃起了昔日的欢笑
 望那高挂的圆月 啊
 多少血泪与抱负
 竟成了今夜的期望

傅集成（居銓中华中学）

中秋感懷三首

(一)

望着
 高挂的圆月
 想起的
 不是——
 眼前的
 山珍海错
 而是——
 故乡的
 月饼……

(二)

去年 在故乡
 提着灯笼
 追逐月光
 无忧
 无虑

(三)

有神话传说
 有历史故事
 有团聚的喜悦
 有淡淡的乡愁
 於
 中秋之夜……

第三名 吳岫蓮
 （马六甲培风中学）



存在主義大師

——萨特简介

尚·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法国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靡整个欧陆的存在主义大师。在小说、戏剧、散文和哲学中，他阐明了自身的论点——除了每个人自定的目的以外，人生毫无意义或目的。一九六四年，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在作者的文学力量以外，加上外在的影响力，对读者是不公平的。

萨特一九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巴黎。一九二九年毕业于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他教哲学，大半在县城中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征入伍，被德国人捕去，但逃出来而成为抵抗运动的首领。战后，他的全部时间花在写作和政治活动上。一九四六年，他创办了一份文艺政治月刊——Les Temps Moder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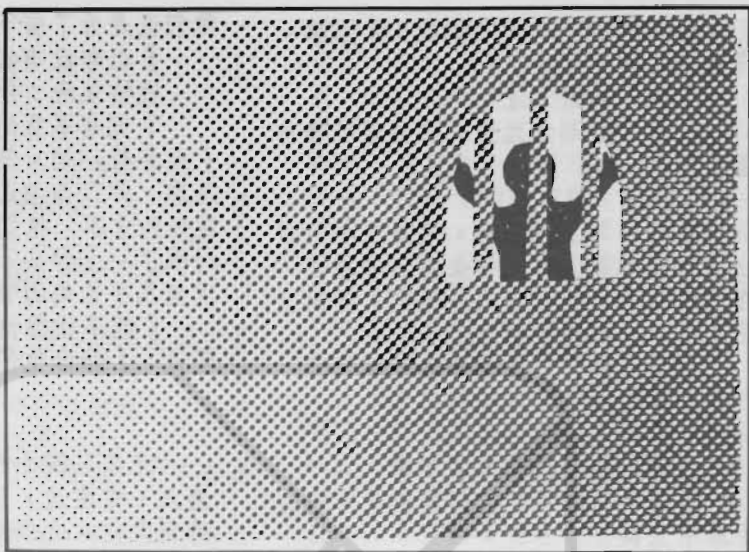
他的第一部小说《呕吐》(1938)表现出人生没有目的。1943的长篇哲学论文(《有为·无为》L'Être et le Néant)把这个思想紧紧地联系到另一个概念里——人是可怕地

自由的，而他必须为了自己的选择，担负痛苦的责任。一份对存在主义更乐观的看法，出现在他的剧作《苍蝇》(1943)以及讲义《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1946)中。但是，过后萨特声言那份讲义是『一种错误』，而他后期的剧作和小说又坚持着他早期的看法——人只是『无用的热情』。他未完成的计划中的一系列四部小说——《自由之道》(即《理智的时代》1945；《缓刑》1945和《心灵中的铁》1949)，确定了这种印象。他对乌克思主义的渐感兴趣，并不能给他对人类历史一种更乐观的看法。他的哲学作品(La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60)试图调解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不同点，但它的主题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

从美学的眼光看来，萨特最成功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墙》1939里的短篇和戏剧。两篇剧作尤其特别杰出——《脏手》1948和 Les Séquestrés d'Altoira 1959。两篇都探讨自由和责任。两篇都以主角的自杀结束，而两篇都结合了动人的戏剧性和聪明地表现出来的道德与政治思想。他的独幕剧《没有出路》1944，已成为流行的演出剧。萨特的批评文章包括评论维廉·福克纳(1938)，查礼士·柏德莱尔(1946)和杨·纪涅(1952)。他的文艺理论是：文艺必须在政治问题上靠边站。这个论点表现在《什么是文艺？》1948。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点，全发表在 Les Temps Modernes 中。在一九六四年中，他发表了计划中的两本自传中的第一部——『文字』。



牆



尚·保羅·沙特著

溫祥英譯

他们把我们推进一间白色的大房。我开始眨眼，因灯光刺眼。然后我看见一张桌子，以及四个人——四个民事官——在桌后端详着文件。他们已群集了另一堆犯人在房后；我们必须穿越整个房间才能加入他们的群体中。有几个我认识，另几个一定是外国人。我前面的两个有金色的圆头；他们看来相似。我猜测他们是法国人。比较瘦小的一个，正不断地把裤子扯上：紧张。

审问维持了三个钟头；我晕眩而脑袋空空；但房间暖和，而我觉得那是足够的补偿：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中，我们未曾停止过冷抖。侍卫把犯人带到桌前，一个又一个。那四个人就询问每一个人的名字和职业。大多时候没有询问别的——最多随便问问：『你曾破坏子弹的生产吗？』或『在九号的早上，你在

那儿？又做了什么？』他们並沒有聆取答案，最少看来不像在聆听。他们沉默了一阵子，直直的望向面前，然后开始书写。他们问汤是否真的国际队团的一员；汤不能隐瞒，因为他们从他大衣口袋中找到的文件上已获悉一切。他们没有问朱安什么，但当他告知了名字后，他们在纸上书写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哥哥荷西才是无政府主义者，』朱安说。『你们知道他已不在这儿了。我並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从没有跟政治拉上关系。』

他们不答。朱安继续：『我没有做过什么。我不要替别人担罪。』

他嘴唇颤抖。一个侍卫闭上他的嘴而带他离开。轮到我了。

『你是巴柏罗·伊比打？』

『是。』

那人参考了文件后问我：『拉慕·基里斯在那儿？』

『我不知道。』

『从六号到十九号，你收藏他在你屋里。』

『没有。』

他们书写了一分钟，然后卫士带我出去。在走廊上，汤和朱安正等着我，在两个侍卫之间，我们开始走。汤问卫士之一：『怎样了？』

『什么怎样了？』那侍卫说。

『那是调查还是审判？』

『审判。』侍卫说。

『他们将把我们怎了？』

侍卫干脆地答：『判词将在你们的牢房中宣读。』

事实上，我们的监房是医院的一间地窖。那地方从缝隙间吹来的风冷得要命。我们整夜哆嗦，而在日间也好不到那里去。前五晚我是在教堂的一间小室中度过的，一间中世纪时的墙中洞；犯人既多，他们就随处把我们关起来。我並沒有舍不得那间小室；我並沒有感到很冷，但我单独一人；稍后这使我生气。在地窖中我有同伴。朱安几乎不说话；他太恐惧，而且又太年青，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汤却非常健谈，又熟谙西班牙语。

地窖中有一张长凳和四张席。他们带我们回去后，我们就坐下，无声的等待着。稍后，汤问：『我们是完了。』

『我也有同感。』我说。『但我认为他们会放过那个小孩子。』

『他们根本就没有他的把柄，』汤说。『他只是一位国民军的弟弟而已。』

我端详着朱安：他似乎没有听到。汤说下去：『你知道在沙拉果莎，他们怎样做？他们叫那些人躺在路上，用军车辗过他们。一个摩洛哥逃兵告诉我的。

他们说是为了省下子弹。』

『但却没有省下汽油，』我说。

我恼恨汤：他不该那么说。

『还有军官走在路上，』他折下去。『监督着一切。他们把手塞在袋里、抽着烟。你以为他们会完结那些家伙吗？他妈的才不，他们让那些家伙大喊。有时喊了一个钟头。那摩洛哥人说，第一次他几乎他妈的呕吐。』

『我不相信他们也会这样，在这儿，』我说。『除非他们真正的缺少子弹。』

光线从四个气洞和屋顶上一个圆洞漏入，在左边，从那个圆洞中，你可以看到天空。这个洞有个活门，从这个洞中，他们把煤炭卸下地窖；煤炭是用来温暖那医院的，但从战争开始时，病人就已疏散了，而煤炭则仍留在那里，没有用过；因为他们忘了关上活门，煤炭有时被雨淋湿。

汤开始打战。『基督，我冷，』他说。『又来了。』

他站起开始做体操。每一个动作都使他的衬衫打开，露出又白又多毛的胸膛。他躺在地上，把脚提到空中踩踏。我看见他的大屁股在颤动。他身体强有力，但过于肥胖。我想着：不久之后，枪弹或枪刺将沉入这一堆嫩肉里，如沉入牛油中。如果他比较瘦削，我就不会这样想。

我並不怎样冷，但却再感觉不出双臂和肩头。有时我忽然有个印象，似乎缺少了什么，而开始找寻大衣。然后我霍然记起他们並沒有留下大衣。那很不舒服。他们取去我们的衣服，交给自己的兵士，只留下我们的衬衫——以及医院病人在夏天所穿的帆布长裤。稍后，汤起身坐在我旁边，大力地喘息。

『暖一点？』

『好基督。没有，我已没气了。』

晚上八点左右，一位少校进来，两个西班牙法西斯兵士跟着。他手中握着文件。他问侍卫：『这三人什么名字？』

『史坦莫，伊比打和米尔波。』侍卫说。

少校戴上眼镜，端详那张名单：『史坦莫……史坦莫……呵是的……你被判死刑。明天早上你将被枪毙。』他端详下去。『那两个也是。』

『那不可能，』朱安说。『不会是我。』

少校惊愕地看着他：『你叫什么名字？』

『朱安·米尔波，』他说。

『，你的名字在名单上，』少校说。『你已被判死刑。』

『我没有做过什么，』朱安说。

少校耸耸肩而转向我和汤。

『你们是巴斯克人？』

『这儿没有巴斯克人。』

他有点气恼。『他们告诉我这儿有三个巴斯克人。我不会花时间去寻找他们。那末你们自然不需要神父咯？』

我们懒得答。

他说：『稍后，一个比利时医生会来。他已授权跟你们一起过夜。』他做了个军礼，然后离去。

『我不是告诉你吗，』汤说。『我们都完了。』

『是的，』我说。『但那个小孩却是冤枉的。』

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现宽大，其实我不喜欢那个孩子。他的脸孔太过瘦削，再且恐惧和痛苦已使它变形，扭曲了他

的五官。三天前，他曾是个体面的孩子，并不太坏；但现在他像个老人妖，而我想，纵使把他们把他释放，他将不会再年青了。怜悯他并不会太难，但怜悯使我作呕，或且说，使我恐惧。他没有再说什么，但已开始转灰色；他的脸和手都是灰色的了。汤很好心，欲握住他的手臂，但那孩子狠力地把他的手甩开、脸孔非常难看。

『别吵他，』我低声说。『你看得出他就要哭了。』

汤不情愿地听从我的劝告，他真希望能去安慰那孩子，这会使时间过得快一点，同时又不会被引诱去想自己的处境。但它使我气恼：我从未曾想到过死亡，因为我未曾有理由去想；但现在理由已存在，唯有无可奈何地去想。

汤开始说话：『喂，你曾杀过那些家伙吗？』他问我。我不答。他开始向我解释：从八月初起，他就杀了六个；他并不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而我看得出，也不愿去了解它。我本人也未能全盘的了解了它，我想起它是否很痛苦。我想起子弹，我幻想着那燃烧的弹雨贯穿我的肉体。那一切都离题，都没有触到问题的中心；但我很镇定：我们有整夜的时间去了解它。稍后，汤停止了说话。我以眼角注视他：我看到他也已转灰色像鬼一样；我告诉自己：『现在开始了。』天已几乎全黑了，隐约的闪光从气洞和炭堆上滤入，在那圆点似的天空下成为一个大污点；我从天花板的圆洞中已能看见一颗星星：夜将皎洁冰清。



门开了，两个侍卫进来，后面跟着一个金发的男人，著一套褐色制服。他向我们敬礼。『我是医生，』他说。『我获特准在这艰苦的钟头中帮助你们。』

他的声音愉快又杰出。我说：『你要什么？』

『我将听从你们的使唤。我将尽我的能力，使你们最后的几分钟不太辛苦』

『你来这儿做什么？外面还有别的人。医院都充满他们。』

『我是被遣来这里的，』他迷糊地答。『呵！你们要抽烟吗？』他连忙加上：『我有香烟，甚至雪茄。』

他取出英国香菸和雪茄，但我们拒绝。我盯住他的眼睛，而他显然被激怒。我对他说：『你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慈悲心怀。何况，我认出你。那天我被捕时，我曾在兵房的庭院中，看见你和法西斯党徒在一起。』

我正想继续下去，但倏然怪事发生：这医生的存在已引不起我的兴趣。一般而言，我一旦开口就不会住嘴的。但现在说话的意愿已全盘离弃了我；我耸耸肩而望向别处。稍后，我抬头：他正好奇地注视着我。侍卫坐在一张席上。北特罗，那高瘦的一个，正要弄着手指；另一个时不时摇摇头，以免打困。

『你要灯吗？』北特罗忽然问医生。医生颌首：我认为他不比木头聪明，但人确然不坏。注入他那冷漠的蓝眼睛中，我觉得他唯一的罪过只是缺少幻想。北特罗出去，带回一盏油灯，安放在长凳的一角。它的光不很明亮，但总比没有灯好；昨晚他们把我们丢在黑暗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凝注着油灯在天花板上所造成的圈圈。我入迷，然后我霍然清醒。那圈圈灯光消失，而我觉得被压扁，在一个重量之下。

那并不是因为想起死亡或恐惧：它无名。我双颊烧红，头痛。

我整身哆嗦，然后注意我的两个朋友。汤已把脸埋手中，我只能看到他肥白的后颈。小朱安最惨，口张开，鼻翼微颤。医生走到他跟前，放手在他肩上似乎想安慰他：但双眼依旧冰冷。我看见那比利时人的手潜落朱安的手臂，直至手腕上。朱安並不介意。那比利时人从三只手指按住那只手腕，不在意似地，同时稍微退开，背转向我。但我看见他从袋中取出手表注视着，没有放开手腕。一分钟后，他让那只手无力地跌下，走开，以背依偎着墙壁，然后，忽然记起什么重要事似地，从袋中取出记事簿，写下几行字。『野仔，』我生气地想。『就让他来把我脉，我将把拳头推入他的臭脸中。』

他没有过来，但我感到他正注视着我。我抬头回视。他冷漠地对我说：『你不觉得这地方冷吗？』他看来很冷，他全身发抖。

『我並不冷，』我告诉他。

他冷酷的眼睛不曾离开过我。我忽然明白，双手即刻举到了脸上：我冷汗淋漓。在地窖中、在冬天中、在冷风中，我正流汗。我用手梳过头发：发被汗黏住；我同时注意到衬衫已湿湿地贴在身上：我已流了整个钟头的汗，而一无所感。但那比利时猪什么都没有错过：他曾看着汗珠滚落我双颊而想：这是病理上恐惧的表征；而他觉得正常，因为他觉得冷，而为此骄傲。我想起要打碎他的脸孔，但我一作出微动作，愤怒与羞辱随即消灭了；我无动于衷地倒回长凳上。

我唯有以手巾揩拭颈项，因为我现在感到汗点从发中跌落颈上，很不舒服。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是无用的；手中已

湿透但仍流汗。屁股也流汗，湿裤黏在凳上。

然后朱安说：『你是医生？』

『是的，』比利时人说。

『痛得……长久吗？』

『哦？几时……噢不，』比利时人如慈父地说。『不会。一下子就过了。』他似在安慰给钱的病人。

『但我……他们告诉我……有时必须开两次枪。』

『有时，』比利时人颌首说。『有时第一次的射击可能没有打中主要的器官。』

『那末他们必须重新装上来福枪，又重新瞄准？』他思索了一会，然后沙声地说：『那需要时间！』

他深怕痛苦：这就是他所关心的全部；那是因为他还年轻。我从未这样想过：我流汗，也并不是为了惧怕痛苦的折磨。



我起身走到炭堆前。汤跳起，怨恨地盯我一眼；我的鞋子吱吱响，因而激怒了他。我好奇自己的脸孔，是否也如他的一样泛着土色；我看出他也正在流汗。天空华丽：没有灯光滤到这个角落里，而只要抬头，我就能看到北斗星。但我的感受也已不同了：昨晚从教堂的小室中，我可以看到一大块天空，而白天的每一个钟头都带来不同的回忆。早上，当天空是一片激烈的蔚蓝，我想起大西洋岸的海滩；中午我看见太阳而想起沙维尔的一间酒吧，我在那里喝万娜妮娜酒和吃橄榄与鲱鱼；下午在阴影中想到那遮盖住半个斗牛场的深影，另一半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那样地看见整个世界反映在天空中，实在使人难受。但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观望天空，它已不再引起什么了。我比较喜欢这样。我走回坐在汤的近旁。过去了很长的一会儿。

汤开始说话，声音低沉。他必须说话。不说话他就不能在脑海中认出自己了。我以为他是在对我说话，但他没有看我。他无疑是害怕看到我这样子，又灰又流汗：我们相似，比彼此的镜子更惨。他凝视着比利时人，一个活人。

『你了解吗？』他说。『我不明白。』

我也低沉地开口，注视着那比利时人。『为什么？什么事？』

『一件将发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我不明白这个东西。』

汤发出一股奇怪的气味。看来我对气味比平素更敏感。我露齿而笑：『等会你就明白了。』

『那不清楚，』他固执地说。『我要勇敢，但最少我必须要知道……听着，他们将带我们到庭院中。好。他们将在

我们的面前排好。几个？』

『我不知道。五个或八个。不会超过八个。』

『好。就说八个吧。有人会喊瞄准！而我将看到八支来福枪对着我。我将想，但愿我能遁入墙中。我将用背脊推着它……用尽每分力量，但墙仍在，如恶梦。我能想像这一切。但愿你能明白，我的想像力很深入。』

『好的！好的！』我说。『我也能想像到。』

『那一定非常痛苦。你知道，他们瞄准眼睛和口，欲使你变形。』他恶意加上：『我能感到那些伤口：这整个钟头，我头痛颈痛，不是真实的痛，比真痛还惨。这将是黎明晨所会感觉到的。然后又是什么呢？』

我万分了解他的意思，但我不愿露出明白的样子。我也有痛，身上如有一群群细小的伤痕。我不能习惯。但我像他一样，认为这并不重要。『然后，』我说。『你会推出雏菊。』

他开始自言自语；从未停止注视着那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并不像在聆听。我知道他来是做什么的；他对我们的所思不感兴趣；他是来看我们的肉体在痛苦中死去，虽然仍旧活着。

『那是恶梦，』汤在说。『你想要思索着什么。你总有一种印象，以为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以为你就会明白了，然后它却滑走，它逃离你而隐去。我告诉自己，在那件事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有时我几乎得到答案了……然后它就隐去，而我又开始想起那些痛苦，那些子弹、那些爆炸。我向你发誓，我是个唯物论者；我並沒有发疯。但总有点不解。我看见我的尸体；那並不困难；但难解的，却是是我亲身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我已经开

始这样地结论了……结论我将再也不会看到什么了，而世界对他人却仍存在。我们並不是生来就有那种想法的，巴柏罗。相信我：我已经整晚没有睡，等待着什么。但这不同：这东西将从我们的背后爬来，巴柏罗，而我们将不能预先准备好，来迎接它。

『闭嘴，』我说。『你要我替你叫个神父来吗？』

他不答。我已发觉他有种做先知的倾向，叫我巴柏罗，以无音节的声音说话。我不喜欢这种现象；但看来爱尔兰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一个模糊的影象：他正发出尿臭。基本上，我对汤没有多大的同情，而我也看不出，只因为我们死在一起，为什么我就应该对他同情更多一点。对另些人，那就不同了。如拉蒙·基里斯。但在汤和朱安之间，我觉得孤单一人。无论如何，我比较喜欢这种情形：面对着拉蒙，我可能会被深深的感动。但这时我正可怕地坚强，而我要保持住坚强。

他心不在焉地不断咀嚼字眼。他一定是想以说话来避免思索。他如平卧的病人似地发出尿臭。我当然赞同他的说法，其实我可能会说出同他一样的话：死亡是不自然的。而既然我将死去，一切都显得不自然，这一堆炭、这张长凳、或北特罗的丑脸。只是我不喜欢跟汤想到相同的东西。而我知道，每五分钟，我们都会同时想着东西。我斜视着他，而第一次他看起来很奇怪，很陌生：他戴着死亡在脸上。我的骄傲被伤害了：在过去的二十四四个钟头中，我曾活在他身旁，听他说话，对他说话，而其实我们毫无相同点。而现在我俩看来如此相同，如孪生兄弟，只因为我们将死在一起。汤取了我的手，但没有看我。

『巴柏罗，我想……我想这是否是

真的吗，一切都完了。』

我把手取出，说：『看看你的脚间，你猪。』

在他双脚之间是一大潭水，水珠仍从他裤脚滴下。

『那是什么？』他惊惧地问。

『你在裤中小便，』我告诉他。

『那不是真的，』他气忿地说。『我没有小便。我並沒有感到什么。』

比利时人趋前，以虚假的关心问：『觉得不爽？』

汤不答。比利时人望着那潭水但没有说什么。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汤狠狠地说。『但我並不怕。我发誓我並不怕。』

比利时人不答。汤站起到角落里小便，他一面扣着钮扣一面走回，无声地坐下。比利时人正做笔记。

我们三个人都注视着他，因为他还活着。他有活着的人之动作，活着的人之担忧；他在地窖中发抖，诚如活人所应该的；他有一个服从他的指使、饱餐的躯体。我们根本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躯体——至少不是同样的感受法。我极想摸摸腿间的裤子，但我不敢；我注视着比利时人，支在双腿上，控制着自己的筋肉，一个能想到明天的人。我们则是三个无血的影子；我们凝视着他，如吸血鬼似地吸着他的生命。

最后他走到小朱安的跟前。不知是因职业上的动机，或因怜悯的冲动。他触摸朱安的脖子。如果是为了怜悯，这是整夜中唯有的一次。

他抚摸着朱安的头和颈。那孩子任由他，眼睛从未离开地，然后他攫住那只手，好奇地端详着它。他把比利时人

的手抓在双掌中。那双掌並不悦目，只是两只灰色的钳子，抓住那只又肥又红的手。我已推想到将会发生什么事，而汤也一定已猜测到；但比利时人却看不出。他如慈父地微笑着。稍后，那孩子把肥红的手凑到嘴上，咬了一口。比利时人迅快地把手抽出，跌跤在墙上。有一秒钟之久，他盯视着我们，满脸恐怖。他一定忽然间领悟出，我们並不是像他那样的人。我开始大笑，而一个侍卫跃起。另一个已睡着，睁大的眼睛是一片空朦。

我觉得既轻松又过份紧张。我已不再去想清晨时将会发生的事，或死亡。那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找到文字或空虚。但我一去想，就看到来福枪杆瞄准着我。我经历了可能二十次我的枪毙：有一次甚至以为那就是了：我一定睡了一分钟。他们拖我到墙前，而我在挣扎；我正乞求宽赦。我吃惊地醒来而望着比利时人，我怕在睡梦中曾喊出声来。但他正在抚摸着胡须。他没有发现什么。如果我要，我想我是可以睡一阵子的：我已醒了四十八个钟头。我已智穷力竭。

但我不愿失去两个钟头的生命：他们会在清晨时来叫醒我，我会随着他们，睡眠昏昏，而我将会一命呜呼，连噢的一声都没有：我不要这样，我不要如禽兽般死去，我要了解。再者，我怕做恶梦。我站起，前后踱步，而为了改换思绪，我开始想起过去的生活，一群记忆纷乱地涌来，有好也有坏——最少在以前我是那样的称呼它们。有脸孔也有事件。我看见一个斗牛新手的脸，在华伦西亚的斗牛节中被牛角触得满身血污；我一个叔父的脸孔，拉蒙·斯里斯的脸孔。我记起我的一生：在一九二六年有三个月没有工做，几乎被饿死。我记得在格兰拿大的长凳上过了一夜：我已有

三天没得吃。我满腔怒火，我不要死去。那使我微笑。我如何疯狂地追求着幸福、女人、自由。为什么？我要解放西班牙，我敬重拜义玛尔哥，我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我在公众集会上演讲：我对一切都认真，似乎我是长生不死。

那时我觉得我有整生在面前。而我想：『那是一个他妈的大谎。』它不值什么，因为它已完了。我奇怪我怎能跟女孩子拍拖，跟女孩子一起笑；如果我曾梦想到我会如此死去，我连动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去动。我的生命就在眼前。关闭了，结束了，如一只皮包。但里面的一切却还没有完结。有一阵子，我试图审判它。我要告诉自己，那是一个完美的生活。但我不能下判决；它只是一个素描；我曾花时间去营造永恒，我一点都没有明白。我没有舍不得什么：我应该舍不得的东西太多了，曼娜妮娜酒的味道或夏天在卡迪兹的小湾中的沐浴；但死亡已使一切失去魅力。

比利时人忽生善念。『我的朋友们——传递一封书信，一件纪念品给那些爱你的人——』

汤呢喃：『我没有什么人。』

我无语。汤等了一会儿，然后好奇地望着我：『你没有什么要告诉康查的？』

『没有。』

我憎恨这种温柔的纠纷：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昨晚我曾提起康查。我应该控制住自己。我跟她相处了一年。昨晚为了能见到她，就是短短的五分钟，把手臂奉上我也甘愿。为了这个原因，我谈起她：那愿望比我强。现在我已没有见她的欲望了，我已没有什么可以对她说。我连把她抱入怀中的愿望都没有了：我自己的身体只引起我的恐怖，因为它又灰色又流汗——而我也不能确定她的身体就不会引起我的憎恶。当她

发现我已死，她会哭，过后的数月，她会对生命感到无趣。但我仍是那个将死的人。我想起她那柔软美丽的眸子。当她注视着我，有什么从她传到我。但我知道，这已完了：现在如果她注视着我，那投视将留在她眼中：它不会传到我。我是孤独的。

汤也孤独，但并不是相同的孤独。双脚交叉地坐着，他已开始凝注着长凳，脸上带种微笑。他似感疑惑。他伸手细心地摸触凳子的木质，似乎深怕弄坏什么，然后他迅快地把手抽回，开始发抖。如果我是汤，我不会触摸长凳来自娱；这是爱尔兰人的胡闹，但我也觉得物件有种奇特的外表：它们比较迷朦，没有平时那么浓密。只看着那长凳、那灯、那炭堆，已足够令我我觉得我已快死了。自然，我不能清晰地想到我的死亡，但我已在各处看到它，在物件中，在物件退后而保持自己的距离中，在慎重如在垂死的病人床前轻声说话的人们中。汤刚才触摸到的，正是他自己的死亡。

在这种状态中，如果有人来告诉我，我可以安静地回家，告诉我他们将给我留下整个生命，我当无动于衷：数小时或数年的等待都是相同的。当你失去了永恒的幻觉。我没有抓住什么；在某种型态中，我是镇定的。但那是一种可怕的镇定——为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我以它的眼睛观看，它的耳朵聆听，但它已再不是我；它自己流汗、自己发抖，而我再不能认出它。我必须摸摸它，看看它，才能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仿佛那是别人的身体。有时我还能感到它，我感到沉落和坠跌，正如飞机的鼻头向下潜，或我感到自己的心跳。但那没有

令我安心。我身体发出来的一切都变形，大多时候它很沉静，而我只不过感到一种重量，一个肮脏的存在，压着我；我有一种幻象，被绑在一条庞大的害虫上。有一次我摸摸裤子，发觉它潮湿；我不知道那是汗还是尿，但我到炭堆上小便，以防万一。

比利时人取出手表。他说：『三点半。』

野种！他一定是故意的。汤跃起；我们不曾感到时间的流逝；夜包裹着我们，如无形阴沉的质体，我甚至记不起夜几时开始。

小朱安开始哭。他搓揉双手，乞求：『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他跑过整间地窖，在空中挥动着手臂，然后跌在一张席上哭泣。汤注视着他，眼睛悲伤，毫无安慰他的愿望。因为这是不值得花费气力的：那孩子比我们表现得更嚣张，但却没有我们那么地被感动：他正像病人，以发烧来抵抗自己的病。没有发热将比较严重。

他痛泣：我清晰地看出他正在怜悯自己；他並沒有想到死亡。有一秒钟，短短的一秒钟，我也想哭，为怜悯自己而哭。但相反的事却发生了：我瞥了那孩子一眼，看见那瘦削抽动的肩膀，我却变得非人性：我不能怜悯自己或别人。我对自己说：『我要死得干脆。』

汤已站起，正伫立在圆洞下端详黎明的到来。我已决定死得干脆，而我只有这个念头，但自从医生告知了时间后，我感到光阴的飞逝，一滴一滴地飞逝。



当我听到汤的声音时，天色仍黑。
『你听到他们吗？』

『听到。』

男人们正在庭院中操步。

『他们到底搞什么鬼？他们不可能在黑暗中开枪。』

稍后我们听不到什么了，我对汤说：

『已白昼了。』

北特罗站起，打着呵欠，过来吹熄油灯。他对同伴说：『冷得要命。』

地窖全是灰色。我们听到枪声，在远处。

『已开始了，』我告诉汤。『他们一定在后面的庭院中行刑。』

汤向医生要了一支香菸，我不要：我不要香菸或酒。从那时开始，他们不曾停开枪。

『你明白正发生什么吗？』汤说。

他想加上什么，但却静下来，注视着门口。门开了，一个中尉和四个兵士进来。汤投下他的香菸。

『史坦莫？』

汤没有回答。北特罗把他指出。

『朱安。米尔波？』

『在席上。』

『起来，』中尉说。

朱安没有移动。两个兵士捉住他的胳膊，拖他起来。但他们一放手，他就垂下。

兵士们迟疑着。

『他並不是头一个生病的，』中尉说。『你们两个抬起他；下面他们会安置他的。』

他转向汤：『来，走。』

汤出去，在两个兵士之间，两个跟着，抬着孩子的胳膊和脚。他没有昏过去：他双眼圆睁，泪流双颊。当我要跟出，中尉阻止我。

『你伊比打？』

『是。』

『你等在这里；他们迟点会来。』

他们离去。比利时人和两个守卫也离去：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我不明白我究竟怎样了，但我情愿他们现在就把我解决了。我听到枪声，有节奏地；每一声都使我颤抖。我想大喊，想撕去头发但我咬紧牙关，把双手推入袋里，因为我要保持清洁。

一个钟头后他们来叫我，带我到二楼，到一间小房中。房中雪茄菸味浓重，空气又闷热。两个军官坐在靠臂椅上，抽着菸，文件在膝上。

『你是伊比打？』

『是。』

『拉蒙。基里斯在那儿？』

『不知道。』

那审问我的军官又肥又矮，在镜片后的眼睛很残酷。他对我说：『过来』

我走过去。他站起抓住我双臂，狠狠地盯视着我，欲把我推入土中似地，同时他又尽力地捻我的二头筋。他並不想伤害我：这只是一种游戏；他想压服我。他也以为必须把臭的口气喷在我脸上。我们就这样地僵持着，有一阵子之久，而我几乎想笑，一个将死的人，並不是这样容易受惊吓的；这没有效果，他狠狠地推我回去，再坐下。他说：『他的生命换你的生命。如果你告诉我们他在那儿，你就得回自己的生命。』

那些男人，粉饰在马鞭和皮靴中，也会死去。只是比我迟一点，但並不会太迟。他们忙碌着在揉捻的文件中寻找名字，他们追捕别人只为了监禁或压迫他们；他们对西班牙的未来和其他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小动作，在我看来，是惊人和胡闹的；我不能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处境中，我因为他们都疯了。

那矮胖子依然盯视着我，以马鞭抽打着皮靴。他所有的举动都预先计划好，欲给他一个活如凶禽猛兽的印象。

『唔？你明白？』

『我不知道基里斯在那儿。』我答。『我以为他在马特里。』

另一个军官目中无人地提起苍白的手。这种目空一切的姿态也是计划好的，我看穿他们所有的小阴谋，而想到这些大男人竟以这种方法自误，使我感到惊愕。

『你有一刻钟来想清楚。』他缓慢地说。『带他去洗衣房，十五分钟后再带他回来。如果他依旧拒绝，就在当场枪毙他。』

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确信十分：我曾熬了整夜的等待：然后他们令我在地窖中等了一个钟头。当他们枪毙了汤和朱安，而现在他们又锁我在洗衣房中；他们一定在昨夜就预备好这个小游戏。他们告诉自己，就是铁造的神经也终会磨光，而他们希望能把我处在这种状态中。

他们错得很厉害。在洗衣房中，我坐在凳上，因为我觉得很弱，而我开始思索，但並不是关于他们的买卖。当然我知道基里斯在什么地方；他藏在他表兄弟处，离城四里。我也知道我不会揭露他的隐藏地，除非他们施行酷刑（但他们不作这样想）。那一切都已规定了，确定而毫不引起我的兴趣。只是我多希望能够明白我自己的行为。我情愿死去，而不肯出卖基里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已不再喜欢拉蒙。基里斯。我对他的友情已在黎明前的一瞬中死去，跟我对康查的爱情死去的同时，跟我失去活下去的意愿的同时。毫无疑问的，我非常

尊敬他：他非常强韧。但这不是我为什么情愿为他死的原因；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更有价值。他们将一个人狠力地置放在墙前而枪射他直至他死去；无论是我或基里斯或别人都不关紧要。我知道他比我对西班牙更有用，但我想，去你的什么西班牙和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再是重要的，我能自救如果我出卖基里斯。然而我拒绝如此做。

我觉得有点滑稽；那是顽固。我想：『我一定是太顽固！』而一种小丑似的愉快遍布我全身。

他们来带我回到那两个军官前。一只老鼠从我脚下钻出而使我发笑。我转向其一的法兰西斯军官说：『你看到那只老鼠吗？』

他不答。他非常清醒。他自视甚严。我想笑但控制住，因为我怕一旦开始了就不能停止。那法兰西斯有胡须。我再对他说：『你应该剃掉胡须，蠢材！』我认为这是可笑的，他让活着的躯体上的毛侵略到脸上。他不十分有自信地踢我，而我静下。

『唔？』胖军官说。『想清楚了？』

我好奇地注视着他们，如注视着某种昆虫。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躲在坟场里，在地下坟墓中或锡墓者的木屋里。』

这是闹剧。我要看他们跳起，扣好裤带而忙着发号施令。

他们跳起。『走，摩里士。从罗贝士少尉处带十五人。你，』那矮胖子说。『我将释放你，如果你说的是真话。但如果你想戏弄我们，你就有得好受。』

他们喧闹地离去，而我平静地等着，在法兰西斯军的守卫下。我不时微笑，

想着他们表演的好戏。我感到发呆和恶意。我想像着他们揭开墓盖，逐一地开着地下坟墓的门。我向自己描画着这个情景，仿佛我是另一个人：这个犯人固执地表演着英雄，这些狞恶有胡须的法兰西斯军官和穿制服的部下，在坟墓间奔跑：那是忍俊不禁的可笑。

半个钟头后，那个矮胖子独自回来。我以为他是来发令枪毙我的。其余的一定留在坟场。

军官注视着我，他並沒有显得羞忿。『带他到庭院去，和别的在一起，』他说。『军事行动之后，一个规定法庭将会处理他。』

我想我不明白。我问：

『那末他们不是……不是要枪毙我吗？』

『无论如何，不是现在。以后的已不是我的事。』

我仍不明白。我问：『但为什么……？』

他耸肩不答，兵士们带我离去。在大院中有整百个的犯人：有女人，小孩和几个老人。我开始在中间的地上踱方步。我有点晕眩。中午他们在饭堂中吃午餐。两三个人向我询问。我必定认识他们，但我不答。我甚至不知道我身处何地。

傍晚时分，他们推进来十来个新犯人，我认出卡西亚面包师。他说：『你他妈的好运气！我以为再看不到你活着。』

『他们判我死刑，』我说。『然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在两点钟时就把我捉去，』卡西亚说。

『为什么？』卡西亚跟政治无关。

為什麼沒有人陪我

木蝶

看京戲

我年青的朋友們
你們為何不來 與我分享文化的喜悅
我年青的朋友們
你們為何只在台外看女孩



我正在看——
許多年青人都拿來當玩笑的戲
高高大大的戲台
明明亮亮的燈光

我能一目了然
戲台下有多少觀眾
曾幾何時
已是老年人与小孩的天下

你們為什麼要笑
笑那黑臉的丑象
你們為什麼要笑
笑那皇帝頭頂上重重的皇冠

醒來吧！我年青的朋友
文化的延續
是我們的責任
醒來吧！我年青的朋友
文化的根源
是永恒的生命

我年青的朋友們
別一再讓我發問——
為什麼沒有人陪我

看
京戲

『我不知道，』他說。『他們捕捉
每個跟他們想法不同的人。』他放低聲
音。『他們泡制了基里斯！』

我開始發抖。『幾時？』

『今早。他做錯了。星期二因為吵
架，他離開了表兄弟處。有很多人要收
藏他；但他不要接受別人的恩惠。他說：
《我會去躲在伊比打處，但他們已捕了
他，所以我只好躲在墳場里。》』

『在墳場？』

『是的。多大的傻瓜。當然他們今
早經過那里。那是必然的。他們在掘墓
者的木屋中發現了他。他開槍而他們殺
死了他。』

『在墳場！』

一切都在轉動，而我發覺自己坐在
地上：我笑得如此大力，以致令我哭泣。



TANAH



Penulis:- AH LIH

Penterjemah:- CAMAR PUTIH

Pancaran sang suria bulan keenam adalah panas terik. Kedua-dua batang pokok rambutan di hadapan rumah itu kelihatan kering dan kecut, Makcik Yang merasa kepalanya pening dan tidak boleh tidur, perlahan-lahan ia berulang-alik di depan pintu tamu serta mengayunkan kipas daun palas, ia hendak keluar mengunjungi jirannya untuk sembang-sembang, tetapi macam hatinya dirasuk hantu dan berdebar-debar, tak dapat memutuskan sesuatu, juga tak dapat duduk diam-diam; maka kerusi baring itu pun tak berguna lagi.

"Apa ni menyebabkan saya rasa kekosongan saja?" Makcik Yang berfikir, lebih baik pergi mencari Makcik Lee atau menantunya bersembang-sembang, akhirnya ia keluar rumah.

Baru melangkah keluar, ia ternampak ada orang bergerak di atas jalan batu halus dalam pandangannya jauh itu, mereka memegang alat-alat sedang ukur-mengukur. Tengok! Pengukur telah datang. Tempoh tahun dahulu, beberapa kali yang datang mengukur itu telah memungut wang dan berkata, tunggulah kamu akan diberi geran tanah. Boleh jadi kali ini betul-betul mengukur dan benar-benar memberi geran? Makcik Yang berjalan lebih pantas, kata orang ia sudah tua, sebenarnya ia masih sihat dan kuat lagi.

"Makcik Lee, kau tengok betulkah pengukur telah mari?" Dari jauh lagi ia terlihat Makcik Lee sedang bercerewet dengan menantunya, ia cepat-cepat meneriak serta bertanya pada Makcik Lee, nadanya mengandungi suasana gembira.

地



阿歷作

白鷗譯

六月的炎阳烈烈的。门前两棵红毛丹都热的萎颓颓。杨老婢热得昏晕晕的。又睡不下。摇着把葵扇子。客厅门前的来回踱着缓步子。想跨出大门外头去找邻家串门子。又仿佛什么鬼扯心的。不上不下。就不踏实。也没坐牢；躺椅子都没用处了。

"什么事儿老叫我心里踏着空?"她杨老婢暗忖。想来还是去找李婶子或她媳妇聊聊去。结果终于出了门。

刚出门。就见那远远前边沙石子

路上有什么人在走动。手里拿着东西比比划划。瞧。保不准量地来了。那年前几轮量地收钱的。就说等着分地契。今儿莫不是真个量来。分个实在?杨老婢。加快些步子。都说她老了。其实她还老健朗呢。

"阿李婶子。你瞧那是不是量地来了?她老远瞧着杨桃树下李婶子和她媳妇叨唠着。就急不及待使腔子问她了。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喜色呢。

“Tetapi dia sendiri berkata mesti dapat dalam tahun ini, bahkan duit telah diterima, maka kali ini benarlah. Kau tengok, telah mengukur sampai hadapan rumah aku” Makcik Yang telah bertungkus lumus selama 20 tahun, di hadapan dan belakang rumahnya ada banyak pokok buah-buahan, dia bimbang pengukur tanah mengikiskan tanah yang dipupuk dengan titis keringatnya itu, ada lagi sebuah telaga airnya begitu jernih dan didahagai orang lain itu.

“Ah, tanah bekas lombong ni” Dia sedang berkata, ternampak Ah Mau, anak Makcik Lee datang tergesa-gesa: “Kerajaan telah jual tanah ni! Makcik Yang, projek perumahan yang baru peringkat pertama akan mendirikan rumah di tapak rumah kau tu”

“Ha, ha, ha?” Tiba-tiba Makcik Yang kebingungan, pendengarannya juga jadi kelam-kabut, bukankah sejak tiga empat tahun dahulu kata orang Kerajaan mesti beri geran? Derum! Ia jatuh terpengsan.

“不过他亲口说今年内一定申请到，而且钱都收了，看来恐怕是真的了。……你瞧，量到我家那门前去了……”杨老婶辛苦二十年，门前屋后果树不少，她还真担心划地会划掉她的心血，还有那口美井，清得令人妒忌的一口井。

“唉，这废矿地……”她正说着

却见李婶子儿子阿毛匆匆走过来：“这地政府卖了！杨老婶，新的建屋计划第一期建到你家那段地……”

“吓、吓、吓？”杨老婶顿时回不过神来，她听糊涂了，三四年了，不是都说政府一定给地契吗？……轰！的她晕了。……



譯文補遺

上期《送你一棵杨桃树》译者因一时疏忽，在打字时脱漏了译文第三段，特此补刊，并向各位读者致歉。

原文：在他的洋房的花圃里，栽植满了他太太选种的名贵花卉，和盆栽；此般地相较陪衬下，更显得这棵杨桃树的寒伧、渺小！可是他那么执拗的每天给它喷药、浇水、整枝，盼望它能开那么一次花，长那么一次果实来！

译文：

Di atas tapak bunga dalam perkarangan bangelonya telah penuh ditanam berjenis-jenis bunga dan bongsai yang terkenal pilihan isterinya; jika dibandingkan dengan pokok belimbing itu, semakin memperlihatkan kehinaan dan kesepiannya! Tetapi ia masih berdegil membubuh racun serangga, menyiram, mencantas; ia berharap pokok belimbing itu dapat berbunga sekali, berbuah sekali!

《清流》的本地稿源并不很充足，尤其是文学评论和马华文学的巫译作品更为缺乏。尽管中国方面的来稿不少，但适合采用的并不多。《清流》原为马华文学而创刊，倘毫无限制地接受非本土的作品，结果必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要在此再次恳请我文坛上的有心人赐助，多多惠稿，庶免《清流》的广大读者群失望。

在征求订户的说明书上，我们曾

清楚地言明：《清流》一年仅出五期，年杪学校假期将不出版。查第五期出版时，距离创刊日（3月1日）尚不足一年，前此的许诺，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兑现。只是由于工作人手不足，往往不能把印好的《清流》及时寄到各位手中，这是我们深为抱歉的。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将尽量设法改善，希望大家继续订阅和支持。

○有明

自《清流》创刊以还，我们接到了许多鼓励、问候的讯息，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台湾、印尼及星加坡的诗作者。这，更激发我们要把《清流》编好！

我们希望诗作者把未曾发表过的诗作寄来。

下吡叻十三青年团於去年八月间举办“中秋诗歌创作比赛”。这一期，我们刊登中学组首二三名优胜作品。

○田舟

这一期的散文，有几篇是站在鼓励新秀的立场予以发表的，如格游的“海”，苏建屹的“黛绿年华不是梦”，于青的“笑面人”……这正符合本刊“发刊词”中所说：“一方面既要为读者提供真正具有水准的作品，一方面又要栽培新人，以备将来为马华文学的长跑接棒。”

编者有收到一些类似学校作文的稿件，碍于刊物水准，不能录用，谨向投稿诸君表示歉意！

盖羊女士的“长廊过客”，质胜其文。唐代的魏征，这样评论南北文人的得失：“江左官商发越，贵於青绮；河

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过份雕琢华丽的散文，往往显得不自然，读者看得枯燥沉闷。不过，盖羊女士似应在避免别字与用错标点符号方面多加注意。

中国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编辑、江苏台港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钦鸿先生为文纪念他的母亲——宋敏如女士，一个看似平凡其实不平凡的人物，具有劳动人民崇高优良的品德。希望钦先生多多惠寄佳篇。

○一介

知道吡叻文艺研究会的文友们对马华文艺有执着概念，大家苦干和硬干之下，能够使“清流”双月刊出得成功，使马华文艺能发扬光大，实是值得致予崇高的敬意。

在吡叻，搞马华文艺几十年的，雅波文友是较执着的一位，无论在供稿及推广方面，他都可能为《清流》予以部分助力。

章暈

刊物评论正如报馆的社评，对有关报刊的份量举足轻重。因此最好每期的《清流》都能刊登一篇有关文学或艺术方面的评论，也不一定要大块文章，比如创刊号方北方的《文学运动的意义》，朵拉的《马华小说的前瞻》及第2期李寿章的《90年代马华新诗的展望》，都是文字简练，内容坚实的评论。

顧湘

贵刊第四期比之第一、二期是进步了，文艺言论稿是少了一点，更希望名家多写有份量的评论。

支持《清流》的写作者，一定不会在乎稿费的多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办刊物是亏折的一件事。

《清流》不能只充当中学生读物面世，因大部份人也是想多读有水准，够份量的作品。

張毅之

《清流》编排方法，宜吸取像过去《当代文艺》，现今的《海华》，或一些文艺性刊物。刊头插图，不妨也可从一些刊物剪存下来，遇上空白太多，版位太大，不妨放下一些小图片、花卉，或一朵玫瑰、一枝小草，无形中可骤添几许美的感觉。

要把一份月刊编好，得阅读许多有关编辑方面之书籍，以藉参阅。希望《清流》的编委会能再接再厉，以有限的生命去完成无限的贡献。

李壽章

『清流』出版的时间相隔委实太久了。名为双月刊，往往一拖就是三数个月未能面市，可难为了所有的长期订户。其实，为『清流』写文章的作家如林，猛稿源源不绝，为何搞到不能如期出版？我还盼望它很快就被易为月刊哩！

世平

我一直期待《清流》能刊登更有水准与精采的文章，同时也希望封面会有更美的画面出现。资深作家能多供稿，而新秀们也要加倍勤力为《清流》耕耘。

我很喜欢“编者、作者、读者”这一栏。《清流》的内容一期比一期丰富起来。

碧枝

張志

稿約

本刊园地公开，等待各家各派賜稿。举凡戏剧、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书法、绘画、摄影等作品均受欢迎。

唯来稿必须是未经发表者。本刊对来稿文字有删改权，不愿接受修改者，请于稿端注明。译品须附原文。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一) 戏剧、小说请寄黄戈二

23, Jalan Wong Kwai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二) 诗歌请寄田舟

125, Antek Avenue, Jala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三) 散文请寄一介

32, Taman Rasa Say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四) 翻译、评论及其它杂稿请寄驼铃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请剪下——

訂閱單

编号 (本会用)	刊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附启：一期二元计，不另收邮费。请以邮券 (WANG POS) 订购，并志明付予：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迺寄：505, Jalan Pasir Pinji 20, Pasir Pinji, 31650 Ipoh, Perak. 司徒育敏先生收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 經濟，快速，精美，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



霹靂文藝研究會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Semenanjung Malaysia.**